



凍眉公晚香書小品

二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三

雲間陳繼儒著

時文敘

唐道徵文敘

唐道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羣戲。或削以

爲碁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爲碁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羣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碁爲塔。惴惴然惟領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攘袂而笑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敘我文。以代紳語。

董玄宰制義敘

予與玄宰竝游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  
 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為齊晉兄弟  
 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  
 篋而北游于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  
 于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  
 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  
 若飛蟲之當黃鵠。而野干之遇玄象。若至其灰燼糟  
 粕。嬉笑怒罵。發而為詩歌。為法書。為繪烟雲樹麓。則

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于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薰煉淘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畧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墻壁。予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探虎子。益其疎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強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燥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子以雞肋。而嚇予以腐鼠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辱。豈有高臥清涼之蔭。而復置公鼎俎。其肯蹇裳而就哉。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蘓。以畫歸王。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百尺之竿。三寸之鈞。以遊戲而弄丸焉。于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瓶。碾茶一餅。出籠中數束文。焚異香。讀之。昔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昔愈少泰。賦入山。只之。卷

鄒公履稿敘

吾松峯九。僕得其三。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游。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屢至。輒便引內。間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批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入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卽



雞犬皆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鳩避畫鷹。黃荃鷹掣畫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況區區文章之小技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膽。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楊去奢制義敘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絕  
一世。北面執經者傾遠邇。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走  
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  
不沉酒。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  
及及門弟子。強半爲顯人。華裾駟馬。呵噉巷陌。訪求  
楊先生不拒。去亦不報謝。釜憂壘恥。不聞嘆息聲。及  
怨尤可憐之色。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去奢  
之語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厭之。又無資以入國

學。意將罷去。行游名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爲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每聞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爲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局哉。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而已何與焉。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合無疑。僕請爲去奢梓之以傳。昔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去奢異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中踏鬪虎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猶能摩洗雙眼。待去奢也。

雕蟲草敘

昔李鄴侯。勲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託之好談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神。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于藏鉤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足菘菹。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

渚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俠鬼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畫江水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爲治。其于弼嘒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白吳鈞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鏢也。東南寶杰。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嘘風雲。而令柳吳二止者。不佞以閒道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三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關右遼左之上。魍魎翕張。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升之秃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談鬼神神仙者幾希。

虎嘯軒稿敘

少年好談俠。俠者特英雄之殘瀆餘唾也。吾授經于  
弇洲太原家。兩公推轂顧益卿先生。不去口。客曰。大  
俠耶。兩公目攝云。是何言。造物千椎萬鑿。始鍊得顧  
益卿一人。爲國家緩急之用。張中丞肖甫。定浙中二  
變。全賴其力。已鎮遼陽。鼓舞李家父子。節縮金錢數  
十萬餘。蓋將大創三韓。使東陲數十年無事。而與朝  
議左。其金錢悉付之後人。徒手南歸。與故交諸父老  
轟飲。一似貧措大耳。英雄哉。益卿也。先生嘗以書招

余不得赴。而時時從王崑崙郵筒往來。王崑崙者。先生兄事之。當撫遼。築亭儲酒。以待崑崙。崑崙執操堅。不肯單騎度漁陽。作蓮花幕下客。先生分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爲餉。以成其介介山林之節。海內由此兩高之。先生之子玄岳。以崑崙待予。予遜不敢當。今出守南雄。最有聲。玄岳之子元善。頃拜平湖令。卓異踔絕。鄰郡邑有兩造者。皆願搏顴質成于顧。令君心乃服。英雄故有種哉。元善寄虎嘯軒稿示余。讀之嘆曰。夫文亦猶虎矣。題有鬪。有糾結。而元善解之。則跋摩異僧之杖也。題勢猛悍。而元善格之。則楊忠之左挾腰。右拔舌也。見題神而不見題。如見虎而不見石。則李將軍廣之飲羽沒鏃也。以元善才識膽畧。本之英雄。而英雄又得之家授。文章小伎。筆墨偏師。烏能展其八面才之萬一。卽當湖斗大。直談笑一彈指間。方今東省黔蜀。貌若粗安。瘡痍未起。流亾未復。全遼千餘里。淪爲旃酪之侏儻。奴且餌西虜之犬羊。漁朝鮮之螭蚌。視門庭冠綬。視門戶戰急。豈復顧先生左司馬時耶。沈僧照嘗按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

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耳。俄而使至。元善之有虎嘯軒稿也。獨俠于文也乎哉。英雄之意。念深遠矣。

採珠草敘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孫楚。惟採珠草。恨未見其人耳。吾聞楚惟異才博學。嫻古文詞。詩歌業已板行於世。大噪人口。而又驍雄魁岸。工騎射。善食酒。飲數百斗。精明不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曉暢。中情實將相門風。楚惟肩之矣。楚惟嘗省觀榆關。腰弓插矢。平頭單



絞衣控足馬往來關吏候人不知其爲孝廉且不知  
爲樞相子樞相臨戎楚惟陰爲運籌大有所補益推  
轂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惟亦不願以  
此見知于人其居恒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  
文哉楚惟苦心於文正如珠藏於淵而欲縋數萬丈  
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滃生霹靂怒鬪其不與珠  
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卵如大月光明陸離幾  
不免爲南宮按劔吾誠未得其解雖然智者不問珠  
而問龍不問龍而問人中之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  
珠熟睡而又誰採乎獻孺曰眉道人何以知之陳子  
曰孫思邈與老人語而驚曰此必龍無疑蓋口涎香  
也今楚惟字字皆香非龍而何世目雖憤憤寧渠出  
賈胡老波斯下必有購君之珠而重譯獻之者矣

買既法或撰不亦亦觀其之卷而重其編之卷與  
 也今茲對字字皆香非讀而所對日編對對學集由  
 日新思與未入語而對日此必讀無其蓋日對查  
 然觀而又語其子編其日其其入所以其之其

紫玉玄居選敘

王臨川云。吾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意變秀才為學究。  
 嗟乎。今學究且變為老禪和矣。古經史棄勿學。日取  
 零星貝葉之文。渾入于經生言。至名儒不能句。而輒  
 軒使者不能譯。久而讀之。使作者身讀而前覆之。如  
 探他人書。亦往往咯咯喉齒間矣。夫傀儡優笑。試于  
 王公大人之前。未有不厭且卻者。而鄉人小兒。驟得  
 之以為驚。再得之而目定神搖。至形于指畫贊嘆。竟  
 夢心語之間。則何者。以其未嘗習也。習之既久。味淡

而識定、心精而辭約，其言自有不得而不平者。劉歆之古文、楊雄之奇字、史遷子瞻夫，豈不能之，而顧爲此不爲彼，則善言易者不言易耳。豈惟兩先生，雖禪家之語、飛烟噴雲，幾不可以知知，以識識，而所爲本分、鉗鎚、尋常、鑪鑄，故在也。今經生家乃欲乞其獺祭之餘，飾而爲虎皮之質，豈不悲哉！吾友項希憲，清真遠俗之士也，所爲文能以名理輔藻，績而行，其哀集、交游之作，汰洗險仄，鬱然先民，卽臨川所謂大秀才文章，皆在焉。余喜近格之一變也，題數語歸之。

王昇之制義叙

往昇之下，榻余者一年，兩人每從眉睫間語，退而閉閣，如壁觀僧，終不交一言。余畧無介于昇之，彌加歎重，昇之亦久而安，如是別者又九年。兩家前後趾錯，或竟歲罕通一牘，類引避者。老氏有云：至治之世，其民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蓋似之矣。乃余數數謂玄宰開吳，今天下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者，昇之其人。兩君每歎余爲知言。庚寅，余方避暑水西園，聞門上剝琢聲，則昇之函所爲制舉義，屬余序之。初奏數章，

則清風泱泱乎。從蘋末而來也。已更快甚。匡廬寒泉。峨眉古雪。墜几上矣。昇之嗜古。憲副公所藏書萬卷。翻譯幾盡。寧以蠹游。而必不肯俛首蟲雕于公車之業。故歲弄金石文者十九。本伎什一。今降心操之。遂臻獨致。譬蒲元性鑄刀利。斷鐵珠。應手虛落。又如長康圖。蘧伯玉車。神韻安閒。肅肅雍雍。曲中禮度。大抵伎無大小。皆從深沉湛思得之。故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又曰深心托毫素。昇之門無雜賓。床無雜書。據梧隱几。浩浩焉。落落焉。所謂其息以六月。其游以九萬里者也。天下之士。惟靜而寡慾者。此其人不可量。真人之以隱。見龍之以潛也。孰得而窺之也哉。昇之居恒扁跡。卽家人罕覩其面。今一日盡脫其穎于文章。使人莫不想見其拔俗出群之韻。然則尋之雖闔戶自秘。名已不踳而走矣。我兩人室邇人遠。亦未嘗不日日面覲。若惠莊日擊而道存者。猶第二義也。

宋讓水稿敘

左手取印，右手取于戈，此嬰兒時事也。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此丈夫時事也。今遼左閉關，蜀黔戕將吏，齊魯徐沛，有張角孫恩，宋子賢輩，蠢蠢交訐。上方拊髀而思封疆鼓鼙之臣，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當戎索而余獨謂不然。于忠肅王文成率皆從制舉中出也。國家觴重在此，則上帝之篤生忠賢豪傑亦在此。卽有非常之才，不得從他塗捷徑進，舍制舉將焉往哉。第文士桎梏于窠臼之內，挈瓶于訓詁之中，經史

詞賦不解爲何物，况能讀太公司馬孫吳尉繚之書乎。吾友讓木，生長名家，自束髮卽有霄漢虹霓之志。搖筆爲制，舉義騰擲，奔放光明，陸離旁溢，而爲古文詩歌，何奇不觀，何怪不備。發竅濬心，豐肉縝采，真少年中之人龍也。君常苦制舉所束，倘得一當，知己非閉戶著述，隱于仙源鬼谷間，則投筆焚硯，操綠沉金，僕姑掃蕩妖氛，縛取東西叛人頭，爲廝養飲器，而世罕知者。且從而竊笑之。予曰：文武非異人事也。天壤間惟龍善潛，善躍，又善玄黃之戰。文昌六星位于斗，上各有所司，而有上將次將，二星麗馬，敦悅詩書，輕裘緩帶，文武爲憲，其則不遠。世無徒以文士相君，而君亦無以一文宇爲自了漢，豈惟進賢冠卽通侯肘後黃金如斗大，吾且幾幾望之矣。



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游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游猱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鶴鷓啼非有膽智者不能游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游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游諸游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游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游之難也非游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况游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游尚在則昔人涵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主人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



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凡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絕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間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王季重游喚敘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雁宕諸山。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

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鑿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憤憤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倔强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 紀游稿序

昔游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于風騷。而陰實其裝于稠橐。施于今而游道辱矣。吳人遊者。始于季札。彼豈其得已哉。稅國之難。而異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臥。季子之影。老于太湖之濱矣。今游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以爲游祖。馬蹄車轂。凌競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眈眈長安中。如深帷臥榻。青蓮有云。但識

金馬門。誰知蓬萊山。游道之賤也。寧獨今日哉。王子  
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芥五嶽。欲以  
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  
兩斑于游記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綉。筆爲綵矣。立長  
安四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  
時軒然于烟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躁而彌  
靜也。余與長孺之嗜游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  
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游。則以床頭  
老易。及王子游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稍  
鳥背上矣。候天下他日游道少清。我當從爾騎決莽  
之馬。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  
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餐。桑下之宿。而託棲齋宮。游  
人脫跡山中。而錯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  
不敢從者焉。游倦矣。予且解車休馬。手王子紀游一  
編。瞋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閩游草敘

吾友周公美神骨道雅望之如巖窟圖書中人未四十勅斷家務有子孝且賢不遣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食酒爲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余泖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予鬚髮之間尚聚雲氣第篇中未噉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倔强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動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賈則游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伏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鐻趾無坎腰膝無絙帛賈勇先驅置兩足

于空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無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游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於荔枝。而聲調警快。惟幔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几次響焉。公美得於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余至夜分。霜緘燭跋。猶媿媿談閩游不寘。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卽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盍爲我識數語。以告後之問津者。

新安游草敘

書畫有收藏賞鑒兩家。山水亦然。黃山開徑于普門老衲張勝于景升老髯。卽新安人。鮮有過而問者。此收藏家也。吾鄉多向白岳禮瓣香。而身輕千里之遙。至車殆馬煩。目眩足繭。而一惟以得登黃山爲快者。此賞鑒家也。游則自吾師始。出不憚傾裝。歸不望飽橐。其真游山水者。亦惟自吾師始。當吾師首路時。某方臥病。每嘆曰。吾安得從而後。爲師捧杖負劔。舐筆和墨。凡叫嘯諧謔。高談雋語。皆退而筆之。以暢山水。

奇麗之觀。已而躍然曰。有長君元翰在。元翰綺歲博學工詩文。崔鳴子和。當必奏數百部宮商矣。比歸。讀新安游草。覺溫泉飛瀑。紅葉白猿。紛來接人。雖球之瓢。賀之囊。有如此五采雲氣乎。王逸少云。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吾師中秋結伴。仲冬言旋。三月之氣候。以日變千里之耳目。以步變七寸筆端之描寫。摹繪。又萬變而不可勝窮。至是新安之山水。收藏家所過而不問者。吾師以真賞得之。猿鳥則應接不暇。烟霞則到處逢迎。發簫筑之聲。賁松蘿之色。蓋兩山以游。重而游。以吾師之品題。當更重。雖一日三朝。何足以稱重客于臨印哉。師笑曰。是游也。兒侍之。而子敘之。却類陶淵明。籃輿二子在前。門生在後。無爲負五斧。懸五岳圖矣。

馮咸甫游記敘

古之修史者。忠義孝行文苑。各為傳。江東之家。惟吾鄉馮氏。合而為一。廷尉公劾論權相太宰。幾中法死。京兆公剗血上疏救父。父子忠孝。炳諸史冊。咸父繼之。刻意好修。與季父學使公爭衡不朽之業。蓋海內望族。無出其右。而咸甫遠巡挹損。放絕世務。咏言屬文而外。下帷扃戶。即家人罕見其面。間一出游。峰泖間。淮與漁郎樵父。洒雲嘯月而已。曩游兩都。吳越。盡紀山川之勝。今春意不得。復為黃山白岳之游。新安



故多大賈賈噉名。喜從賢豪長者游。游者至。車騎供  
帳甚都。故客往往舍山而趨市。甚有羈棲經歲。裹橐  
而歸。問其某山某水有噤不能吐一字者。而獨咸甫  
則否。否不見官長。不借郵符。不通姓名家世。卽猿鳥  
且不知爲小馮君。彼噉名者得而跡之乎。咸甫惟不  
與俗兒作緣。往來吟眺。皆能使三尺藤。六寸管爲政。  
今其記具在。流便爾雅。真有柳河東蘓眉山之風。非  
近世游客所敢望也。咸甫著作播文苑中。無待余言。  
余愛咸甫之游。以品勝。俟異日咸甫挂冠神武。結禽  
尚五岳盟。不佞請從而後矣。

紀游稿敘

余之遊于方內也。潛若拳龍。俛若拱鼠矣。至于徜徉  
山水。微露本真。拾松毛。鑿泉脉。甚則跳擲巖澗。飛行  
樹杪。遊侶嘲爲野猿孤雀。余不能解。每欲勅斷家事。  
一丁名山之緣。瘦瓢螺鉢。招尋名勝。採秦人之桃花。  
拭湘娥之修竹。庶幾激觸道機。開豁醉夢末之吾黨。  
莫副斯盟。友人姚汝觀性故豪宕。狀亦修偉。所謂魁  
然丈夫者也。方十齡。從尊人龍山先生賦月下梨花。  
遂能步武。已復從婦翁中岳戚公遊。多讀異書。稍長。

而交讜者半天下。士詩日有名。居恒歎曰。男子挾弧矢而之四方。不能裹足閨闈。作鬚眉婦人也。吾視五嶽。直螺贏之實耳。頃者暮秋。從武林浮錢塘。逡巡山陰道中。歷禹穴。秦望。登招寶蛟門。伏龍諸山。所至舉酒悲嘆。掃苔拂石。墨爲淋漓。余不能從也。歸而讀其詩。品奇分勝。互奏清音。抽咏數章。衆山皆響。可謂籠天地于形內。措萬象于筆端者乎。昔昌黎游華岳之巔。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王玄仲登蓮花諸峯。至約寺僧。以烟舉爲信。古人之艱于游如此。今虛懷觀道。不杖不屨。千巖萬壑。縮地于掌。恍之上。使汝觀詩益多。則余之臥游者日益廣。昌黎諸公聞之。未必不嗒然自喪笑。余之坐馳也。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三終

五  
詩品  
酒非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四

雲間陳繼儒著

賀敘

賀新叅機山錢公大拜敘

今

皇上好讀史書事事臨摹古人焚香告帝手拈六  
相千金甌中吾鄉機山錢公特膺首簡歲在戊辰正  
屬龍飛紀元之始。

聖人在上時乘六龍以御天錢公應之矣往公侍

神

熹講幄。威儀凝重。音吐安詳。左右睨而指之曰。此太平宰相也。乃廷推兩格于鄉。褫奪再忤于權。瑞公閉門謝客。噤同寒蟬。幾冷春明之夢矣。

上忽遣使者敦召公于田間。公雖謙讓未遑。而雅意亦欲陳子一言之贈。于是親友彈冠者徵以詞。昔王文成告楊邃翁云。君子之致權也。有道示之。無不受之。量以容其情。擴之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神之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此言似矣。而非相臣之大根大本也。根本何在。曰清是已。公生平狷潔自好。未嘗先容於許史。厚援于金張。拔自

宸衷。起家最稱粹白。甫聞命。即日榜示司闈。四方士大夫遣賀者。納牘反壁。秋毫莫敢溷公。皆及途望廬而返。公根本既清。近能使一鄉。藜藿不采。遠能使百僚心神俱肅。而何以權爲哉。相臣府權。其說始于鮑叔。曰管仲之爲人也。能不失國柄。而後乃發于王文成。文成恨瑾炤甚張。相非權不能克亂。今

上奪威福之柄于婦寺之手。以還之閣中。又奪閣中是非之柄于稱功誦德之口。以還之新執政。救時者不敢權。亦不必權。惟有以公之清恕。助其信。故于皇上之寬慈。以公之清約。助其慈。故于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助其節。故于皇上之平康。以公之清鑒。助其平。故于皇上之精明。以公之清謹。助其明。

皇上之兢兢業業。舍一清而外。豈別有謬巧卓詭之相謨哉。即目前忠魂未盡。褒卹。誦籍未盡。延登。譬諸

天地陽春之候。草木怒生。壓乎。魚龍怒飛。水可夾乎。特俟公入朝面

陛。密密挽回。調衆憤。釋羣疑。雲霧不待曉而消。日月不待揭而朗。風霆不待轟而疾。得人者昌。順人者祥。人情平而天下靡所不平矣。或曰。剝復初交。談何容易。而余獨謂公之救時無難者。有故。公之清。非脫粟布被。織畚不近情之謂也。清于家。如晏平仲之三族。萬石君之子弟。司馬君實之僮僕。何待公而始訓勅也。清于朝。如子罕之玉。楊震之金鐘離意之珠璣。何

上奪威福之柄于婦寺之手。以還之閣中。又奪閣中  
是非之柄于稱功誦德之口。以還之新執政。救時者  
不敢權。亦不必權。惟有以公之清恕。助其情。故于  
皇上之寬慈。以公之清約。助其意。故于  
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助其節。故于  
皇上之平康。以公之清鑒。助其明。故于  
皇上之精明。以公之清謹。助其德。故于

皇上之兢兢業業。舍一清而外。豈別有謬巧卓詭之  
相謨哉。即目前忠魂未盡。褒卹誦籍未盡。延登譬諸  
天地陽春之候。草木怒生。石可壓乎。魚龍怒飛。水可  
夾乎。特俟公入朝面

陛。密密挽回。調衆憤。釋羣疑。雲霧不待曉而消。日月  
不待揭而朗。風霆不待轟而疾。得人者昌。順人者祥。  
人情平而天下靡所不平矣。或曰。剝復初交。談何容  
易。而余獨謂公之救時無難者。有故。公之清。非脫粟  
布被。織畚不近情之謂也。清于家。如晏平仲之三族。  
萬石君之子弟。司馬君實之僮僕。何待公而始訓勅  
也。清于朝。如子罕之玉。楊震之金鐘。離意之珠璣。何

待公而始謝絕也。無欲自無猜，無猜自無黨。無黨自無爭，無爭自無事。

上嘆曰：爲君難，已得公，何難也。公亦稽首曰：爲臣不易。今得事真。

堯舜曷爲其不易也。君臣相遇，心跡雙清。亞相可，上相亦可。鹽梅可，薑桂亦可。行直道之三代可，法成功之四時亦可。而權何與焉。大抵宰天下，原有正局全局。未論任，先論清。清人之所必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必不能任，塗最夷，術最簡。公已預定于文正秀

才之時。武侯初出茅廬之日矣。况

上且駮除穢濁，以待公地乎。人種而我穫之，猶曰人所貽也。

皇上穫之而公食之，可不謂天授公哉。吾故曰：公之出而救時，無難也。



賀福建大中丞南公盪平紅夷敘

天王神武。震疊百蠻。凡日所出入之邦。皆納賁獻琛。罔敢有越厥志。自遼黔告警。內外單空。大中丞南公。節鎮閩中。深維調募飛輓之苦。絕口不忍言兵。一切與吏氓綏靜。休息為主。會紅夷抄暴海上。勢難復追。天誅公曰。此夷高準。驅眼赤髮。種落名號。不載職方部中。吾人未嘗譯而問焉者也。邇來借市爲名。剽漁劫旅。城城彭湖者三載于茲。福興漳泉之咽喉梗矣。前商公遣說士傳諭。旋去旋來。觀井負嶠。桀驁自若。

蓋夷所恃者有三。一曰魏艦。其高如山。其驚海道如地。一曰巨銃。長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一曰堅城。城則孤懸島中。艦則環匝城外。以火器爲長技。以酋長高文律爲腹心。以奸民洪燦仔池貴等爲耳目。以倭奴番鬼爲爪牙。橫行四出。莫敢誰何。彼直鸚鵡視我。度不能出沒風濤。擐甲死戰耳。公赫然震怒。誓衆擣巢。夷遣燦貴等。賫書至獻番鏡。夷烏獻珊瑚明珠。公笑曰。聖王不貴奇貨。不寶遠物。蠢爾小醜。敢挾珍玩啖我乎。焚賄斬使。無市法。亦無撫法。夷乃入犯中左。以犯我師。公密授諸將吏方畧。鈞致二夷艦。焚其一。燬其半。鹵斬六十餘級。生擒高文律。以歸。第妖黨雖殄。寇穴尚存。公遴選千三百銳士。募漁師佐之。夜濟中洋。突入鎮海港。烟焰翳天。呼噪震地。前茅後勁。分路夾攻。又張左右翼。直據山椒。壘石爲城。以瞰動靜。而令遊兵尾擊之。犁沉之。忽見十三艦。海外揚帆而來。夷可二千餘。倭可百餘。勢復張甚。公檄水陸竝進。更番火器。以擾其營。脚枚犄角。以斷其援。樵汲不通。聲耗不屬。外艦猝不得泊。則孤城力不能支。夷

始大怖。請緩師。請墮城。請還信地。請歸所掠商人。公姑許以示羈縻。而高文律未燬之城樓。立遣健兒猱升而上。且曳且焚。而夷之巢穴一空矣。是夕大小夷船悉鳥驚鼠竄而去。此甲子七月十二日事也。功成以後。公區畫善後事宜。不欲上俘宣捷。識者曰。古戎夷不恭。則必戮之原野。肆之市朝。卽水西東省。毛將軍具有近事。械送闕庭。况夷隣浙有鑛盜。粵有灣夷。相望有日本暹羅琉球諸國。伺釁觀變。恐生戎心。此不當宣示遠近。一張我武之盛陽乎。

天子御門告廟優詔敘勲。各有差初。紅夷發難。或云訶市便。或云聽其往來。粵閩間便。公決策進勦。感之中流。則裴晉公淮蔡之斷也。浮一葉之舟。破萬里之浪。飛渡金門。躬提桴鼓。則祖逖中流之擊楫也。入虎穴。焚鳥巢。兵法所謂以水攻者。強以火攻者。明則王濬樓船之水軍也。兵餉甲仗。蒙衝遊艇。走舸之屬。不請內帑。不耗縣官。金錢織悉。從部署。節省中來。則陶太尉之竹頭木屑也。撤其壁壘。燔其寶貨。則張奐之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也。來則拒之。去則勿追。談笑指

揮戎索在手則武侯之羽扇綸巾也膚功既奏公遜  
之文武將吏更推本于前中丞商公直指蔣公辭封  
避賞則大樹將軍之不伐也公非惟不有其功并不  
有其穹名華胄剛經百煉氣備四時遠夷憚其英風  
諸執事服其德度詩云赫赫南仲獫狁于襄其公之  
謂乎是役也行且盟河山胙茅土旌儒帥勸勞臣而  
雅非公之志也故福郡守陸公等徵文琢石敘公之  
憂勤機畧如此若夫摩崖天齊可銘可書則有當代  
立言之君子在

賀青浦其山鄭侯榮封封父母敘

京山鄭使君宰青谿凡三月肅迎兩尊人至不再月  
又迎封典至白哲朱衣搢笏馬上自郊徂邑麾幢  
笳鼓而前導之使君稽首面闕謝邑人懽譟擁觀  
者以萬餘曰鄭使君官可及年少不可及也又曰太  
公年甫壯遂邀

天子之譽詞又適在子舍此二百年曠典異數尤不  
可及也使君少年能驚憚悍奴老吏又能悚服士大  
夫之耆舊而賢者顧謂余曰濂洛書申韓法似不足

以治天下莫若善推其情而設身處之蘓長公之文  
妙在得情乃理縣譜也念青谿貧凡有兩造不遣隸  
勾攝遣伍伯如期卽止不株蔓不耽延立訊數言洞  
見其表裏毫末如法卽止贖暖榜之縣壁明示無所  
取如案具卽止徵賦以新舊熟荒爲差等如額卽止  
使者之厨傳供帳不敢過益亦不敢過損如禮卽止  
其他文學孝秀以稅奏爲從容談說理解而暇則篝  
燈讀書卽嚴寒竒暑永夜不輟聲其文自開自闢自  
靈自異不隨世笑啼其識度淹雅冲夷絕無恢浮鑿  
岸不下人之色操此治邑積而至上下考以疏榮其  
親度何難者而交口艷羨之何也夫 國家設封爵  
鼓舞忠孝內外吏皆緣人情而推之然非三載最不  
獲請或挂彈駁不獲請或臺剡薦而中兀之不獲請  
或遷除驟而格于令甲不獲請或不及與朝廷吉祥  
善事不獲請他人所難鄭使君得之獨易又得之未  
下車未奏滿之先此同籍東諸侯所不敢望也吾嘗  
嘆白頭上衮偃僂政事堂押五道黃昏文書內恐獲  
譽于官府外恐見誅于少年此爲親地乎抑隱忍爲

子孫丐蔭地乎夫子而孫孫而至于耳孫謂目不得見而耳聞之也與其經營數十年後不可知之誰何人何如鄭使君及身而榮父母又何如及父母之見在而以半通之綸三釜之養百拜而庭獻之爲快哉使君曰子產相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今我青谿之治何如僑吾年雖少視子奇十九治阿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畧中原則已老矣早掇一命以榮親寧竟僕始願乎區區之願懸三無私待民懸三不朽自待少而壯壯而晚度必大有所建明以報我君父者而今遂引美言見市何賀之早也陳子聞之曰鄭使君不恃早達而期晚成微庭訓不至此英雄謹于末路國手審于收局松栢撐漢雲霞竟天皆以晚故也而又何疑于使君父子吾且以晚節晚福卜之矣

贈內史柱南汪公奉使五方敘

新安柱南汪公儀顙岸偉深沉有大度績文濯行何  
太宰聘修銓部志成典核精麗拜文華殿中書會  
殿工鼎新催督綾紗薛司空心屬公推轂之遂有是  
命出使吳越閩楚豫章間公至松見郡邑長而後謝  
絕供帳觴飲及一切徵逐之煩但杜門避暑而已上  
下樂其不擾爭挽行帷而公以  
王命不宿別陳子首途徵一言爲贈今天下無地不  
難無官不難公上迨  
簡書功令之重下憫民間杼

袖之空心口齟齬文牒往復此役良非易易而余獨私爲公幸之夫詩詠皇華咨諏謀度爲王臣出使而作也男子始生懸弧矢于門庭以明丈夫有事於四方也今公以才能奉使而當丈夫之壯游前有輿後有騎所至兵僧曹伍續食郊迎旣不煩躡屩扶筇又不煩伐山開道採奇吊古見之謳吟詠歌豈必羨丘壑之謝幼輿圖壁之宗少文哉一快也公負好古之癖凡遇經畬史藪以及竹簡韋編靈文秘檢之屬生平耳目所不經見者皆得從容購訪而抄錄之以腹笥又兼行秘書其載籍幾與張司空李鄴侯等二快也吳越閩楚豫章皆人材文獻所自出其間多名卿上衮潛夫大儒公加意延攬以展其識荆御李之誠小者資切磋大者告之當事以備朝廷異日緩急用不勝彌生之懷刺張敬夫之夾袋乎三快也古人有言人生無他願願讀盡天下好書識盡天下好人遊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南柱公此行庶幾足以當之無負

王命并無負異人異書好山好水視嚴先生州有九



遊其八相去不遠矣公歸以五方游記示余余當敘  
而行之以告夫壤蟲而笑黃鵠尺鷃而笑大鵬者公  
其快余言否

賀郡司寇毛公三載奏績敘

昔者王烈陳實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間諸有爭訟曉  
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  
戮是甘乞勿使彥方仲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  
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士  
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于處士而諸逢掖之遵  
禮蹈義行已有恥豈忍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  
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  
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慰薦剡牘以數十計皆交

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  
繫平亭。而余獨雅重公。孳孳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  
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  
設。上賢以崇德。闇不肖以絀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  
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  
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  
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  
中人。而禮以圍君子。士君子若有廉耻重畏法之意。  
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愚更相  
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善事而  
刑不足措歟。輓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廬而還。及途而  
返者。今且履相嚙于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  
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輿母而  
在。必且更徙而去之。交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  
吐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  
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  
者。輒搖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卽庭謂形神  
不相親。而余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閩棘。海

內經生爭誦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宮。而時上下其文。家被冤者。湔之。寔不能治家人產者。助之。其風習太甚者。條上當路。教誠之。又捐俸及贖。暖以新學宮。梓文正集。創烈婦祠。簡奇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教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于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曰。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贈味澹康公敘

江右味澹康公。由瑞安調劇嘉善。邑赫然著卓異聲。得制詞甚嫩。武林二陸走雲間。徵文陳子以賀公。曰。是中表兄弟。張如斗。如藩所轉屬也。陳子曰。浙中多魁人。巨公不他屬。而徵之。山澤之癯者何。二陸曰。吾嘗讀康吳蒙先生導義一編。而異之。其敘則子也。子無辭。初萬曆甲申。康公試童子科。值雲臺張公爲太守。公臨試。糝飲不入口。力疾草二義。納吏人手。太守望見。訝曰。第三題尚未下。生豈曳白去耶。追之。反

讀至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篇。曰：逃天下者與天下絕。逃天下於天下者。又與天下同。太守拍案曰：奇士也。奇士也。更試之。文立奏。則又奇。抵暮還署。袖其文以示二陸。務令讀上口。卽之超之越也。又傳玩其文於逢掖縉紳間。特拔爲冠軍。於是曹耦物色公者滿戶外。初則疑信參半。已而心口無異詞。聲價燁燁矣。丙午。舉于鄉。張公備兵淮陽。聞之。酌酒相賀。梓其文以行。北南宮下第。公歸內愧。逡巡不敢謁。第遣尺書報聞。而張公已預勅闕者。康孝廉至。亟爲通。不得已詣門。張公傾身相接。談飲數日。餘慰勞彌至。及已未成進士。張公先已游岱矣。四歲藐孤。一棺淺土。登龍無客。庭雀可羅。公千里專使捧辦香帛。公此詞凄絕。迨公宰嘉善。謁臺察于武林。過張公家。唏噓饋奠。曰：昨暮艤舟師門。夢師肅衣冠坐郡堂。余青衿長跽。師正色曰：子文字中是非未定。某對曰：如某卷是非已定矣。旋夢覺。兩頰猶有淚痕。因執事藩兄弟手。俯仰熟視者久之。修世講禮而退。里中環聚擁觀者。空街涸巷。莫不嘆康公高義。而且服張參知知人能得士。

也。公與斗藩握手不忍別。謀之楊公仲堅。欲携藩教之官署中。藩難於去。母中止。又爲斗之孫復規進取。至於亟問亟餽。則又僂指難數矣。公嘗言苦心制舉時。火候適到。非遇知己。不能自信。卽意興亦不能自豪。楊仲堅劉抑之兩公。雖嘗拂拭羽毛。至於解弢掣鞬。遠縱霄漢。載我以垂天之雲。盪我以萬里之風。獨張公一人耳。夫大丈夫落落塵埃。苦無根蒂。低頭跼脊。知遇實難。故昔人感知報恩。有如姚泓之省疾。拜於床下者。有如員半千何彥先成服畢喪者。有如孔璠上書請謚請旌廬者。而末世不祥甚則。攻座師彈舉主。逢蒙之矢加于平生。特達之異知而不顧天下。非笑者是皆康公之罪人也。呂氏曰。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君子不與交友。賢主弗內之。朝司馬溫公曰。背師賣友之人。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旨哉言乎。使世而皆康公若也。翟公不必有署門書。劉孝標不必有絕交論。在三之義。揭日月而明中天。其閑繫世教。豈細故哉。若公三載奏最。則兩邑之口碑。後先臺察之薦牘。故在不具書。

贈御醫何承雲敘

士嘗言不爲相則爲將乃醫則二者多兼之相壽國  
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  
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相調陰陽將制中外醫參虛  
實功相等也相者制治于未亂將者圖變于預設醫  
者知微于轉理智相等也夫醫一技耳今且與將相  
繫短長而共低昂得無重哉余嘗心慕乎承雲何公  
之醫也公克以醫世其家家有藏書咸禁方奇經多  
秘弗傳公受而讀之裁以己意核以古法術益精良

而公之名日益顯于是起爲景藩御醫聲馳吳楚間未幾南歸而鄉之扶疾而賴公以起者戶滿履矣四方請學者車塞道矣公不問貧富遠邇求卽輒應投卽輒中故上自薦紳先生以及細民之家每見公必拱手加敬稱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幾與鬼隣而復值母艱內有哀痛迫腸外有虛熱攻體時命大謬謂當已耳適余恍惚中若有以公告者當是時余未識公也及公至按而視之洞燭如白日投藥試餌應手而愈故自今循頂至踵得與有生之樂者夫孰

非公所賜耶。然則公非直與將相等也。有將相不及公者三。將與相位尊驕倨每倚富貴而羞貧賤。至疾苦不相聞而公以藥石惠及于匹夫匹婦。其不及公者一也。虛糜爵祿執空文以綱主上無所稱塞而公視人若視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公者二也。將相不賢或巧撓善類陰螫豪傑以快私意而公于賢士大夫保恤調護畢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心焉。其不及公者三也。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鄉而不能施于天下異日不肖者倘有進則

請法其意而廣之。公借其術以醫不肖之身。不肖  
其術以醫天下人之心。庶幾有以謝公也夫。

送黃學博轉海州學正敘

古稱吏隱者。始于東方生。生以歲星游戲人間。僅與  
諸臣駢肩執戟。浮沉俳優中。即日索侏儒飽。亦不可  
得。雖然。社肉猶堪劒割。肉盡而事神仙。辟穀之術。尚  
能却長安粟以老。今輦轂下食。大官者無不指金馬  
門為吏隱地。乃進賢冠。風塵不少矣。舉足觸途。動櫻  
鱗甲。五斗雖貴。不幾挾明月。而彈千仞之雀哉。余謂  
為吏者擇隱地。莫若郡縣。師儒之臣。所謂潛見牛之  
處。于季孟之間者也。括蒼樓巖先生。禪御史公家教。



以目一存。况而予古。爾說。益與時調多左。於是縱讀  
天下異書。交天下異人。凡一切軒冕及苛細瑣尾。悉  
舉而擲之六合之外。日長安藕絲孔耳。豈能着我鬚  
眉丈夫。吾聞博士有青氈。請借作蓮花座。蓋登壇揮  
麈。稱弟子師者再。而始授席華亭。公之師華亭也。名  
理則平叔。避席博物。則公孫僑。膠齒。談經則匡鼎。解  
頤。五鹿折角。不言躬行。則蘇湖閩洛諸君之畏友。使  
人意銷。鄙吝爲豁。則公家叔度所難爲弟者。公之來  
不再基。進而叩公之學。如飲河。退而醉公之德。若飲  
醇。此豈可以一日去華亭哉。卽披公以去。百里之地。  
六館之席。何不虛左以待。乃竟以海州往也。公嘗屏  
輿人。訪余池上。強余復理故業。余曰。子大夫皆鸚鵡  
之膳。孔雀之脯也。而余以蔬笋。參鮮濃肥甘中。何所  
不可。公笑而出。公今膳脯乎。蔬笋乎。二者不可得兼。  
公中處而兩得之。信乎公之善擇術也。公卷其神龍  
之性。馴而參一博士之祿。彼且狎諸生爲海鷗。視長  
安若腐鼠。千秋者名。五斗者酒。吏隱雖貧。猶強于東  
方生。索飽不得者耳。東方在。且掛冠金馬門。舍社肉

還就公首藉盤矣。况海州故仲尼遇剡子處。其俗淳古。又多白雀。公舉帷橫琴。委蛇而談先王之道。天青月明。有雪衣翩躚舞而欲下者。又安知非華亭之雀也耶。公去有新詩如秋水編峰泐記者。其盛以古錦囊。勅是雀啣以寄我。

賀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表雙壽敘

往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表。遠近走相告。舉齊眉耦齒之觴。牛酒羔鴈紛集于其庭。諸伯仲謂無陳子一言以佐觴。雖鐘鼓沸天。鞍馬照地。猶之闕巷之壽其親也。于是過白石山徵之陳子。陳子曰。江南屈指聞人聞家。推海上潘氏。恭定公解綬歸。日與介弟逍遙綠野間。如二疏九老者流。而方伯學憲率子姓捧匭斟斗于其後。一時稱榮壽無兩。今更三葉歷六帝。而虞淵公繼之。說者羨潘氏有壽種。而余獨誌

公有世德有世教故也。公承益州慶陽兩先生後門。列車輪。床堆印笏。顧能醇謹肅括。以孝友教家。以恭儉訓族。凡朱門之鋒氣。翔熊黃口之怒馬。鮮衣悉鋤。治而淘汰之。恂恂如寒書生。古田峻。又如義黃。以上人物。譽之不喜。激之不怒。干之不厭。負之不恨。困之以疊役。加之以橫征。不求解有司。不駕禍他氏。而楊孺人又以精心善氣迎之。檢田廬。部錢穀。潔賓祭。締婚姻。程督羣子姓。夙夜不遺餘力。或出佐巖郡。或入典大庖。或以明經超貢于王庭。珠林玉笋。國寶家駒。非其文孫。卽其快婿。無論吾松諸名甲。閱莫取與。公雁行。卽古來鹿門共隱。鹿車共推。有如公夫婦之壽考。顯融保世。滋大者耶。子丑以後。璫焰薰灼。每讀王子騫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往往爲之跼踖而嘆。今

新大子乘乾開泰。不動聲色。拔禍本于深根。固蒂中。向來無限名公卿。顛倒榮辱。如反覆左右手。而公與楊孺人。以借老遇昇平。拭目

聖主之龍飛。拊掌後人之豹變。冰山不倚。熱焰不趨。

皞皞熙熙。幾忘其老之將至。豈非人間大吉。祥大愉快事哉。余七十與公同。遭際

聖明。又同。公有意垂訪。余山。兩人當轟飲加酌。跨驢向北而笑。不令吾家希夷翁。獨享太平之樂也。楊孺人聞之。亦爲莞然。滿舉一觴否。

賀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敘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卽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益寥寥焉。近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真逸民之流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諸生。聲籍甚。五試輒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咏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艸蔬。泊如也。庚

子先生與姚孺人皆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搨面。甚有遺簪喪履。顛躓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

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見也。先生竹牀土剉。蕭洒自得。據梧而臥。擊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瑱。姚孺人以機杼韻之。二子以呶吾和之。無論身不闖城市。卽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壽而康也。余視公尚壯。未五十。蒜髮蛙齒。衰相已現。反顧生平。精神竟鬼。從微細中夾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臺小崑山。近復薙艸種竹。築室于天馬之陽。凡以爲避喧練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携筇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盃

清泉一瓢當以相供。併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四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五

雲間陳繼儒著

壽序

大宗伯陸平翁壽言後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曠食僦屋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而入。金冠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盼凝遠。從容

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卽也。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命元孫景元以笄童趨謝闕庭，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玉音及鄉士大夫之嫻于頌者，彙為壽言一卷。公謂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某記一言于末簡。余生晚，猶憶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是年遂以

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衮同朝，數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籠公。公九十餘，距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入諷議，聯鑣並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氏如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如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公者，竟不知其為四朝以來人物。卽少年晚進，公目擊其苑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顛頓，其神閒

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與一正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授一世蔭。然舉伯達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於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卽載在壽言者。特澥渤之一勺。秦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于家廟之罇壘。下敘私情。則書于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何其洋洋灑灑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輿有頌國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與。而終亦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敘

吾友孟璜項太史。以甲寅四十矣。社兄弟酌大斗壽之堂。孟璜謝曰。蘓學士文章徧天下。而集中壽言。不少見。徵文侑觴。非古也。陳子曰。三百篇。頌禱之詩。十居二三。春秋卿大夫聘問諸國。輒賦詩飲酒。以爲壽。豈論小年大年哉。孟璜僅四十。其胸中包絡古今之書。幾萬卷。其目中歷盡菀枯譽誹。向背炎涼之態。幾百變。蓋年雖少。而文行則祭酒也。衡量裁鑒。則老尊宿也。孟璜不觴。則誰當壽者。孟璜亦笑曰。我嘗攬鏡。

自照視渭川叟則誠少。若以視周郎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太老矣。諸君不我觴。又誰當壽者。雖然非我志也。江南卑濕。四十早衰。吾嘗心憐梁武之言。而不意身遘之。蓋少而成名。長而冉冉林藪者。且數年矣。陳子曰。寧惟孟璜。昔君家小司馬少溪公。負經世之畧。與江陵抵吾歸。玄池公勅兵薊門。脫叛卒數千人於死地。竟未及通顯而止。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者如嚴霜。寒透骨。項氏之不遇也。獨孟璜也歟哉。今孟璜知命待時。闔門養重。非異人不迎。非異

書不讀。舌記而掌錄。朝修而暮纂。豈特木天貴人無此精專。卽蘭臺石室之藏。恐未必見此秘籍耳。悠悠俗目。不盡知孟璜。而孟璜亦不屑求知於當世。書癖以破岑寂。酒癖以破牢騷。好古之癖以破俗韻。其他非爲德於鄉。則節口量腹以緩急。其族之貧者。雖客至。鼻恥。歲訕橐恥。勿問也。方今中外時局。以爭殿之虎而角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明哲君子。非學申屠蟠。則徐孺子耳。假令孟璜而處今日。既不願奪捷走險。以挑時譽。又不能庸庸悶悶。爲無

口瓢不鳴蟬。則何如擁書南面。高臥北牕之爲快也。子瞻遷謫時。當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長希恩放歸里。得款段一僕。往來瑤草橋。便如極樂國。古人功名仕宦之際。乃如此。今孟璜家食之樂。不啻過之。而况著書日益多。清名日益著。幸而遇。爲晚年之蘇學士。不則猶勝窮山瘴海。萬里未歸之子瞻。孟璜安往而不自得哉。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蠖蟄必申。鵬息必飛。孟璜尚四十盛衰倚伏。名位未可量也。於是社兄弟斟酒起爲壽。大笑而別。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甲寅春王之十九日。太史玄宰董公六十矣。遠近束錦羞璧。謀介壽於公。而公預勅門者。無內客。無獻廷實。曰。我將與陳子探梅山中。或放而至於二泖五湖。犢車漁舸。不得而跡也。而華亭侯鄭公。則謂陳子曰。吾師他人辭。而難辭之子。子實習我師。盍爲我屬一言。以佐觴。某與公少有惠莊之契。晚而相期。爲揚許碧落之游。而未有以應也。頃公雖六十。神明壯旺。如三四十許人。其名方噪於啓事。而津津於有道賢士。

大夫之口。中外想望公者。卽東山不出。洛下不相。而班孟堅蘭臺。范蔚宗之詹事。則公舊物也。而公意獨不爾。嘗謂余曰。吾曹無他覲。博得一活勝人足矣。余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中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此三者。皆公壽徵也。公大笑以余爲知言。而自余以外。亦鮮有能盡公之奇者。公科第高。言語妙天下。度無可一世。而寒生晚進。操稅謁公。至與之衡禮。順流而談。無所忤。亦無所揀擇。則甚奇。或一餉而接數士。一日而發數十函書。緩急乞覓。多恒順如意以去。則甚奇。端居則神游四海。廣坐雖鐘鼓鏗訇。絲肉雜奏。湛然如不見不聞。則甚奇。自禁近出。爲藩憲。落落幾十五年。瀟灑咏歌如平生。而無怨誹不自怡之色。凡邇來路岐而徑捷者。公羞而不忍爲也。則甚奇。不禪而得禪之解脫。不玄而得玄之自然。不講學而得學之正直忠厚。則甚奇。揮毫掃素。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霆飛電。山僧逸民狎得之。而上相巨卿豪瑤貴戚。欲乞公尺寸而不可得。則甚奇。書畫出公手。無十一而借名衣食者。其贗筆往往播傳於輦轂。流通於外。

夷殘樵短楮。購募餅金。當吾世而日見其聲價百倍者。惟公一人而已。則甚奇。泛然受。悠然辭。泊然若無所事事。而品隲物情之向背。與時局之變遷。他人累百言而不足者。而公片語必快心。其事或發於三五年之後。其人或隔數千里而遙。公輒射輒破的。輒斷輒左驗。則甚奇。公之奇。爲文章翰墨所掩。而公休休之量。斷斷之識。又爲才名所掩。有如且晚賜環。延對便殿。其筆下無疑。可以爲真史臣。眼中無翳。胸中無殺機。可以爲名宰相。而顧時起時躓。旋推旋阻。天祿之藜。殘而爲名山之副草。膚寸之雲。公施於二三同志。未雨夫下。而雨一方。則吾華亭鄭侯是也。夫鄭侯爲衆父。而公爲衆父父。公之壽於鄉。不旣多乎。公巳丑榜。最號得人。徂名者名不立。學道者道不効。公乘運委蛇。身名俱泰。天下以公之文章翰墨。比於米襄陽。蘇眉山。雖恩寵知遇不如。而公有元章之悅生。無子瞻嶺海之困頓。則所謂博得一活勝人。公真饒有之矣。而况更有必不勝朽者在也。鄭侯笑曰。善。昔趙綰爲相。言師申公。帝遣蒲璧。惟恐後。而申公巳九十

餘矣。師未艾，不敢以此事公。但聞公却避觴者，行且西出關，請學令尹喜望氣而迎。公即不為強著書，其姑緩青犢為我飲長春一杯酒。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敘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敢以牲醴鐘鼓勤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甌甓子出而游于峯泖之濱，不佞某，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溷，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為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含香郎為秉鐸憲大夫，蓋浮沉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之振節而下，不佞于委巷之廬，及相與就暱，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

可見矣。非高車大纛。歌舞臺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捉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父之卒。落于游閒之手。散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官長者。誠知其後之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轡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爲此。眈眈也。先生寧靜澹泊。超然出于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繫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姓凜凜。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檢押人。則甚奇。賢豪借譽。飢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甚奇。平生經國大畧。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嘿然端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甚奇。喜與人同功。而至不惜與人同過。則甚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甚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退而婆娑于少年之場。則甚奇。人德之不應。或申之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握手。驩然無忤。則甚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爲鄉祭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葛屨。或下車徒步。則甚奇。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

兼味則甚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隸。皆化之。則甚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往往絕臧否。舍瑕類。則甚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忍以此相加欺。則甚奇。六十矣。而不倦游。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甚奇。若是者。是真天下之至人也。先生蓋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榮啓期之健。而去其貧。有白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淡。而無攢眉白蓮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真可謂壽而康矣。夫先生既壽且康。則縱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鑿短杖。清歌幽嘯。而入松花芝草之叢。則此鹿且百歲。能負而走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如甕甍子之從先生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壽問卿大咸馮先生六十敘

往戊午大馮君元颺。小馮君元颺。同舉於鄉。壬戌颺  
 先登。舉朝額手云。此大咸先生子也。先生繇刑曹郎。  
 讞獄豫章。豫章無冤民。其于公高門之報耶。余曰。君  
 未聞馮太守襄陽事耳。當稅監陳鳳鎮武昌。韋緹騎  
 坐襄陽。不狐不鼠。飛而食人。蓋負嵎虎也。其間胯衫  
 給事。衣緋拖綠者。非鬪頭養子。則大腹長鬚。駟市魁  
 鼓作威勢。割剝人物。卽監司臺使者。第相顧太息。莫  
 可誰何而已。先生曰。襄陽動。則全楚動。而天下與之

俱動。頃者。滇以火。秦以毒。遼以兵。閩且窘。御史中丞而狎侮之。涓涓江河。青青斧柯。此其時矣。乃密授方畧。縛韋緹。騎置之法。勅市人家。投束薪。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賄一空。道途歡呼如雷震。先生緩緩乘肩輿還署。課兒讀書。不輟聲。鳳慚憤。百計謀蝟先生。不遷者九年所矣。家居孝友。削跡公庭。官至太僕卿。猶貸子母錢爲用。寓書小馮君。僅搜十金寄之。其清絕如此。襄陽父老。侈說馮太守稅璫事。至今面有怖色。而先生談笑遜謝曰。此曹畏先皇帝三尺法。非畏馮

太守也。大抵彈論寺人者。輒指引漢唐爲証。而余謂不然。吾朝不典兵。不監軍。不參機密。不與援立定策。不呼翁。不呼將軍。不侯不王。卽開採權稅之役。直以老奴下儻畜之。差有不法。小則鯨且逐。大則保且誅。誰敢有越厥志者。廩廩太阿之柄。操之先帝。而授之子孫。故

顯宗奉遺

詔。急撤天下之稅。使

今上御大寶。盡召天下之正人。則大成先生其一已。昔漢元帝欲用馮奉世馮野王。迄爲石顯所格。廢不

用來瑱在襄陽。程元振請託不從。請瑱言涉不軌。唐代宗削瑱官。流播州不返。此皆馮氏與襄陽之已事也。先生更

三帝神明之朝。又當羣璫見現。雪消之日。雖石顯元振輩。不覺掉尾弭項。以就先生之鉗勒。真英雄縛虎手哉。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元老壯猷。舍先生其誰與語。大小馮君。勅舍人治裝。同籍諸兄弟。置酒春明門內。側耳屬車之音矣。

壽瑯琊王閑仲先生六十敘

瑯琊王長公司寇。次公奉常。文苑代興。學士大夫擬于眉山兩蘇氏。而閑仲以來。髮知名早。九試輒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不去口。曰鳳麟衣鉢。定屬此君。甲午。繇明經中北闈榜。司寇奉常已前逝。而獨王文肅公父子奇重之。操木天貴人相待。逡巡三十載。數奇不前。謁選憲幕。竟歸。識者相為慨然。而余獨笑曰。閑仲此舉大有識。夫以閑仲卓犖命世才。俯首而攻時調。扛鼎弄丸。何所施而不可。第精爽稍稍非昔矣。即與

子彥褰裳匍匐而就計偕。馬背續殘夢。蝸角戰虛名。閑仲其能忍此否。瑯琊司馬以來。連圭疊笏。長戟高幡。門庭世世不乏。而身稱老孝廉。又稱老叅軍。謁御史大夫。跼踏折腰。需郎官太守俸。歸飽妻孥。抑何卑也。又何憊也。閑仲其能忍此否。今閑仲置身于不潛不見。若夷若惠之間。先世之萬軸牙籤。付之子彥。法書名畫。金石鼎彝。付之子彥。弄幼兒。耽著述。雄文大篇。長歌細律。皆綜覈故實。描寫情形。不妄襲一字。不泛置一詞。刻成攝月樓稿。悉齏兩先生杼柚而鬱鬱。

芊芊之氣。自覺其秀而可傳。恨兩先生未及見之耳。子彥美少年。精嫺經術。通達國體。檢戒舍人兒。每以溷吏庭。旁獵戶外事。爲可耻。閑仲父子相師。更有重于公西華之朋友處者。家風如是。豈必拋晚景之桑榆。而就出山之小草哉。往者瑯琊諸君。或跌宕少年場。或馳逐大人游。或談宗。或談氣節性命。瞠目甚口。噉名者尾而隨之。子獨窺閑仲口無流涎。兩眉端亦絕無栩栩羨色。卿用卿法。我用我法。卓識玄覽。早已覺于玄黃未血之先。進不倚冰山。退不墮火宅。鄴侯

書。仲長園。陶令田。步兵酒。造化悉肩而留之。以待閑  
仲。卽眉山蘓氏父子。未必享此太平清樂也。自今以  
始。左手呼淵季。右手挽子顛。晞秋髮之披肩。沐朝霞  
之掬面。優哉游哉。但解富有日新。以儲攝月。樓著作  
而已。余曩與閑仲頗自負。丙午卽向白石山前。補百  
毳衲。炊三足鑊。齶齶作盍睡漢久矣。閑仲能來一訪  
我乎。我將斫鱸擷蕈。起爲閑仲壽。嘆舊好之晨星。顧  
新髭之如雪。三百枯基。十千美酒。卽信宿流連。猶恨  
晚也。居然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少陵此詩得無爲  
我兩人設耶。世路悠悠。則請付之洗耳。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敘

往余訪馮茂遠于當湖。因識查仍素先生。是時茂遠載酒出北郊。與先生狎坐。披賞晚香堂新帖。漏盡抵茂遠別墅。燃燭登樓。所偕有奇客。一日夜徒步六百里。有異僧善飲。至數斗。指禍福多中。言語沸發。而先生巖然不動如山。余心知其爲有道君子也。明發茂遠放馴雀一雙。往來霄漢田渚間。採芙蓉。摘柑橘。酌酒黃花而別。茂遠種梅幾四十畝。約春時再游梅下。余逡巡未果。而先生以今年庚申稱六十矣。查氏海

上右族纓冕四世。先生扃戶下帷。無錦衣玉食之習。出試童子科。入與公度公權仲魯輩結社。摩壘相攻。數拔幟而出。晚年厭薄舉子業。游心洙泗竺乾之書。俯而讀。仰而思。其稱引指示羣子姓。率王文成以上諸名公嘉言懿行。淺者解頤。深者沃人肺腑。溫如挾纊。醉如飲醇。嚴如畏友。導師。有凜然不可犯之色。兩季後先歿。先生撫其遺孤。部署其寸田尺宅。孳子母而息之。拓貲倍曩昔。悉秋毫皆授二孤。遂以名士亢宗。同堂兄有繼產。先生義不受。遜之嗣子。其他飢寒借色。吉凶借力。解調紛難。借鼎於柳下。借矢于魯連者。尤不可勝紀。而先生則逡巡三讓而不任德也。所居有龍尾諸名山。時時携羣從嘯咏其上。涵雲弄月。達旦忘歸。歲時伏臘。過從諸父老子弟。傾尊卜爵。飲不人後。醉不人先。今春秋六十。敏武善噉。猶類三四十許健少年。隱耶。仙耶。其洙泗竺乾氏之徒耶。先生不欲自名。而人亦無能以一偏名先生。蓋幾于逃六鑿。游四虛。栩栩于華胥之鄉。齁齁于混沌之譜。小年大年。吾不得竟之矣。先生有甥曰茂遠。嚴事如察父。

今以十月之朔率公度公權與仲魯諸君子雁行壽  
先生適當小春風日晴麗釀黃花以爲酒褰芙蓉以  
爲裳遙憶人間之樂度無有踰先生者恨余爲客所  
絆不得從先生拍游其間而藉手壽言以獻俟先生  
百歲時同遊茂遠別墅度梅花四十畝烟幹如鉄雙  
雀骨老能負我兩人而飛矣

壽益吾凌孝子六十敘

武林有凌孝子六十矣王君元建走書白石山徵祝  
詞于陳子曰凌公閭修士也前諸文學博士上狀郡  
邑長以及臺察舉古德行科賜楔棹旌閭里聞鼓吹  
聲傾街涸巷掖老襁幼而擁觀之孝子謝不敢當而  
以子山澤之言奏度必且嘖然而進一觴凌公益吾  
者給諫二洲公之仲子廣西太守梓崖公之繼子也  
精嫻經術學使紫溪晴原兩先生拔爲冠軍餼于官  
太守公五十艱子爲曲圖置副默禱舉雄調護嫡庶



間。最爲心苦。守本生親喪。不應試。弱冠妻亾。畢身不  
再娶。鼎新家廟。推遜分產。捐貲行營高冢。蓋廩廩篤  
行長者也。孟秋葬本生母。將啓父窆。合祔焉。啓壙。水  
黑。樵腐。公一見慘駭。號天慟地者。三日夜。遂至廢明  
不能療。或云劣地師誤人。於公何尤。公得無過乎。陳  
子曰。昔梁有中書郎殷不害。魏兵入江陵。尋母所在。  
雪天行哭。見死人填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始  
得母尸。大哭欲氣絕。權葬江陵界中。宋有孫法宗。遇  
亂。以父尸不測。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者。十  
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脈枯竭。終不逢。遂衰絰終身。自  
來奇男子。皆至性過人。殷不害不暇顧寒。雪凍僵。孫  
法宗不暇顧臂脛血肉。而凌孝子。何暇顧有目無目  
乎。目今朝野更局。日異月新。不風之波。何刻茂有。  
夷狄橫行。猶嚴門戶。飢饉叠見。猶競奢靡。種種魔事。  
非復公六十年前景象時。公以有道處此。自當閉目  
不窺。恥爭魑魅之光耳。吾聞張湛云。減思慮。專內視。  
老子云。聖人爲腹不爲目。此實養生家要言。而公暗  
合古法。則篤壽何疑焉。天道不應無知。何故使公無

目。天道有知，終不應使公無報。今報以康寧，報以元徵吉徵兩名士。又報以旌廬表門之典，俾公孝行與世人千手千眼共見之。夫何負於凌公哉。若子夏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明。韓熙載敝衣芒履作瞽者，乞食於歌姬院，多見譏名賢，而無補世教。不若公于父子夫婦之倫，孝義皆可風也。故作敘一通，次于濟南瑯琊凌大母大節解後，而并以祝公百歲之觴。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敘

余少好曠閒，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寤寐之所。而蹈道不固，強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客間通，公卿罕預，意嘗誦而愧之。間於瑯琊絃誦之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晚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隱君子也。陸氏自薇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而仲華繼之，仰藉先闕，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於里黨，蓋嘗隸博士之籍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此不復與羣從襍裾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

先生於是漉泥。表艸。穿池引流。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蒼。臨之以草堂。樊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柏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窗素屏。先生日高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進。觴奕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盤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檣亂飛。田塍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噉不少衰。入抱膝上兒。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健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隴士五。俠少年。其他掃籜買花。種魚洗雀。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蓋不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啓期。不抱甕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白樂天也。且今甫六十。余齒肩隨。當歲歲過婁東。與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見亦讀父書。稱知名士矣。

壽康孟修先生六十敘

往余與玄宰從孟修游。時在城闔中。每見具香茗。或  
小飲微醺。所談非禪則詩。其性如山麋野雀。未嘗不  
在長林豐艸間也。孟修不奈俗。又不喜治家人產。門  
風孝友。雍雍無間言。卽終身待人。未嘗有譙讓之聲。  
與驕諂之色。舉止清疎。神情蕭爽。當時未五十。眉髮  
鬢鬢如着初雪。望見者疑爲山澤列仙之儒。豈城市  
可得而狎見者。近二十年。不復遇孟修。卽遇不數數。  
去郡十里餘。卜居避世。凡故交知識罕見其面。其古

者龐德公蘇雲卿之流歟。孟修所居。田皆中下。多空  
陂大澤。及三四老楓古藤。因築圍結廬。其間繞田皆  
編槿。插籬。塍岸曲折。不見關扉。啓扉。花竹蒙茸。不見  
徑。通徑。轉板橋。回互。不見樓庫。庖廡。脩竹偉木。碍日  
筵天。翠微蔚曖。惟聞春日機杼聲。客至輒留。留輒傾  
日夜。仰見薔薇紫藤。高懸樹顛者數百尺。秋深紅葉  
與芙蓉葦花相映帶。鷗鳧雞犬。見人皆有傲色。則孟  
修可知矣。孟修一歲常寡出。出必佳山水。所交無雜  
賓。必當世豪士偉人。耆舊老衲。餘則倚杖閱耕。閉門  
釀黍。大兒讀。小兒抱。不知人間莞枯。譏稱爲何物。蓋  
目前真隱真樂。無過我孟修者。余陳書數篋。山裝一  
具。秋圃春田。去孟修不遠。而聲影未消。悔吝旋起。王  
景玄有云。奇士必龍居深藏。林宗輩不足識也。余實  
于孟修有深愧焉。孟修今六十。白髮不加短。赤權丹  
輔。不改如少年時。手種核成花。竹成林。樹成拱。三十  
畝之宮。遂成一深山大壑。如桃源苧村者然。文初成。  
竊謂孟修居然成一龐德公蘇雲卿。置之高士傳。逸  
民史中。無愧色。吾師乎。吾師乎。可以樂而老。老而忘

年矣。

壽雪泉禪師七十敘

余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攢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耆寺。行游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縮髮。不敢與師塵尾相難。然心知師爲龍象蹴踏中人也。徐文貞解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介于其間。如裴休黃蘗。了元子瞻。皆可入圖畫中。莫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咏叫嘯。城烏林鳥。欲驚欲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燃香瀹

茗復如初。余嘗倦而假宿。數見以爲故常。而今不可復得矣。廷韓以後。騷社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耳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臺游。及向來酒人韻流。跌宕酣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唐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余追隨舊游。時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掖。手不支筇。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爲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耆舊在望。遠近皈依。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擊鉢。爲居士宰官說法。而不欲談玄說妙。痛棒熱喝。爲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爲文以壽之者如此。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敘

海上滬海陳公。解中州學政歸。闔門養重者若而年。特召公觀察使。與崇邑繩齋許公同轄晉藩。識者額手曰。此京師不通書之唐介。政府不奏記之劉元城也。主爵何自而知之。非久且擢卿寺。賜節鉞而公堅臥不欲前。笑謂勸駕老曰。無妄言。吾壬子七十矣。姑趣酒進我。於是海上客屬陳子一言以介觴。陳子曰。古者官評鄉行合爲一。今分爲二。士大夫居官。外有臺察。內有考功。令史有筆。評臣有簡。禮法家轉睛相



屬耽耽焉。執清議，繩其後。孰敢有越厥志。而後爲鄉先生。或不然。鄉先生之行。無若漢陳太丘。有爭論者。輒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余嘗疑尉宗氏。頗有所描畫矣。今觀于吾鄉陳公。去太丘豈遠也。公司刑刑清。飭兵兵整。察吏吏肅。字民民安。造士士興。歟。歷二京三楚兩河之間。名實加于上下。李本寧太史詳哉言之矣。而予獨雅重公鄉行。自少至老無間言。公未登賢書。勁挺自好。精神清審。時然後言。旣成進士。絕不與里閭事。亦不與操邑大夫權。與人交。魚

魚雅雅和氣。可搏掬也。雜以非義。卽面赤髮指。雖親厚。無所貸。蓋生平未嘗于人以私。而人不敢以私于公。三獻之璧。四知之金。非特望廬而退。及門而返。且鮮有謀公於心口間者。公論事必分別邪正。論人必先分別小人君子。以熱腸憐才。以冷面疾惡。久則郡縣嚴重之。小有所創革。曰。陳公得無不可。里有不潔與檢格者。動色相戒曰。無令陳公知之。公真吾鄉之陳太丘也。然太丘道廣。未免爲中常侍侯覽張讓屈。而公決不輕假易地而處之。其百折不回之氣。予仍

不下之色。度且雪峻於太丘公。鄉行如此。而宦業可知矣。公去國。朝野之風氣。日變日新。公中立屹然無所加損。流覽圖史。平章花木。間為詩若文。以擬千古。所謂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挑之時局不應。挑之古學不應。甚則投之以雞肋。嚇之以腐鼠。亦不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垂今日而公七十年之故。吾尚在。非獨行君子歟。公與棠邑許公同籍。復同調。其年齒召命又同時。棠邑猶善飯。皂帽布襦。人莫得而測識之。而公亦碧瞳丹顴。春秋著書不輟。兩公盍不出而

登朝使後生晚達。當末世而親見古之真狂真狷。豈不快哉。昔司徒陳耽。太尉楊賜。每拜公卿。輒嘆實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今夔龍滿朝。何有耆舊如公。而久潛人後者。公無讓。且暮駕蒲壁。迎公于鄉矣。

其刺類太僕味風  
壽當未也

壽元輔少師瑤翁申公七十敘而五入於十六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  
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  
山令顧禮初束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  
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  
未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  
讓儒不佞少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間居恒太原  
語次公輒嘆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  
捷出人意表上不時出片紙勅黃門立索回奏公

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辦。悉中甘苦。真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岸。儼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獎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壘。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亢不復顧。蓋陰握官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異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壽官。剪鯨宦。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翼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崇反。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屢端易。

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陽之朝。口騰僞讖。雞方索鬪。何暇司鳴。釜且沸爇。誰能調鼎。古人所以嘆羨於丙魏也。閣臣自肅廟以來。其賢者卽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覩矣。自公與太原竝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政。凡閣中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聞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未嘗一再覲覲。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

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怯寒。暑手料方藥。儼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子之色。太原一食三嘆。驩無餘幾。公陶輿謝屐。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絕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爲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爲留者。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硜硜之節。

恥與鄉衮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日，否否。峯巒金碧，幕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荷衣蕙帶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相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壽孫太公七十敘

余長客喜出東郊游，柳岸荻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摺營一畝宮。破垣敗苑，賦詩鼓琴，甚樂也。雁洲翁多痿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卽起輒疋頓，循墻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鴈洲，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鴈洲翁疾漸瘳，有客策子母驢入門，食庭下蔬。鴈洲翁笑曰：我得此驢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母贈子。鴈洲翁得乘驢游市中。

每上驢背。太公如掖小兒狀。整鞍引韉。按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安心而入。聞墻外驢鳴歸。扶掖亦如之。控草量水已具。棧下矣。鴈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真率中禮。宛轉順父心。居恒非分。蜂釣魚。則種豆莢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取報謝者。畀藥如初。子幼者。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茲文翰出。則丞相施床。歸則名公卿士。呵噉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草堂如腐。而新湘襲芸裏之書。加床而屋。太公褐加綺。市沽加名釀。折芟烹瓠。加而爲築肉盈簋。太公每嘆曰。有兒如此。恨不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恨矣。余憶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鴈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游。甚數。日見樹杪藤躡蟠結可醉坐。庭槐交蔭。年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閭。問太公者。余故命子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義一小傳。或有徵余文。

壽冬官見所潘先生七十敘

往太原王文肅公嘗謂余云邊吏必鄭經略河臣必  
洪司空兩公皆有子以明經中甲第顧司空長公獨  
以弘雅樸重勝黃中丹權脩髯碩幹望而知其為名  
世偉人與之談袞袞如懸河然不挺險不走捷又温  
然古德君子也不佞退而心識之已聞令溧陽再令  
永清武清所至檢括豪右捕治訟魁披隱田汰浮額  
雪沉寃哺教貧諸生裁抑稅使之橫飛者拒謝權要  
之請托者邑號神明薦剡騰上以中忌僅召為刑



曹郎再晉都水奉勅監惠通二河。公募民開濬白河。歲省水衡錢十萬餘計。漕艘便之。孔侍御特疏奏聞于九朝云。家傳金簡玉字之書。躬遡沙壅水流之勢。真實錄也。會爲細人蜚流言當路。遂挂考功法聞者。皆爲公露齷不平。而公恬不屑意。卽貽書同列。猶以河事相規。皆鑿鑿中窾。會洞情實。或先發于數十年前。或立應于數千里外。若使援夏忠靖。劉忠宣故事。由冬官郎正卿席。夫亦何愧不然。駕輕就熟。家傳而廷獻之。老司空行河舊緒。公可縑而理也。天授國家。以河臣而頓之於茗水寂寞之濱。若而年。今且七十。髮垂垂且雪矣。余嘗謂河臣與邊吏迥別。今士大夫骯髒磊砢。橫刀相揖。高談九大鎮兵事。非書生浮氣。則故老陳言獨河之血脉。微而利害鉅。與天險爭。與王氣爭。與中朝之群喙爭。老司空能授之。公而公不能得之。司空又不能得之。面墻豐蔀之輩。公其如河哉。邊事可以揣摩。河事必由傳授。面命之。躬親之。又歷試以練其膽。久任以老其才。河有世臣。則世無河患矣。自公高臥後。治河使者舟行木末。泛泛然隨

鳧上下。刻泥如畫。脂鏤冰。歲費金錢。如漏卮。破釜公  
父子當任。豈至糜耗至此。昔者老司空三罷而三  
召之。三召而又三褫之。賴公純孝。酒血上書。垂老訟  
言於朝。獲賜卹典。雖廷議大見昌明。而公數年前  
胸中全河之端末。百不及試。一干霄之木。偃于巖間。  
濟川之舟。橫於渡口。吾非獨爲公老。惜實爲國家之  
河費惜也。公進不伸於朝。退而肱其枕中之秘。以  
教二子。長公太學次公西臺。皆精博辨麗。工文章詞  
翰。異日撰公家河渠書溝洫志。如司馬談之有遷班  
固之有彪。登天府麗郡牒。其所以壽公者。又不與人  
間之大年小年。較短長也。公寧無輟然而進一觴否。

壽楊太公七十敘

侍御楊公之按吳越也。其率屬以推誠任素爲主。其督鹽策以寬商恤竈爲主。其調朝野之局以渙小羣萃大羣。化異爲同爲主。瀕行之日。松父老堵而告曰。吾儕百日中。若不知有侍御臨郡者。旣行而見繪像者。擁門執香者。導塗而後知有侍御在也。侍御爲誰。曰。楚楊公。所居何地。曰。古武陵桃源。父爲誰。曰。太公七十矣。積學貢于鄉。以子貴封矣。其孫弱冠成進士矣。父老曰。汝何從知之。陳子曰。侍御嘗顧余草堂。徵

文爲壽。具言太公恢疎魁岸。嶽崿磊落人也。束髮攻文章。蹭蹬場屋以老。性不喜治生產。而好爲人脫急。緩禍。不責人報。不使人知其慷慨。赴義徒步躍馬。雖老雨甚風。莫能遮止。侍御公初爲長安令。經營滿。咸陽者。至不避鬼矢。鼎鑊太公聞而笑曰。兒得我骨文。弱賈勇游太華。峩眉歸。又笑曰。孫得我膽。蓋少而授書。長而教以忠孝廉潔。廩廩然。惟居盈處亢之。是懼。今立。朝居鄉。一切以嬰兒真性處之。父子祖孫之間。聞且觴。則觴。突則突。歌則歌。寔然。率衣索果。繞膝分甘時也。夫五倫之中。兄弟狎則傲。朋友喋則瀆。婦子嘻則索。惟君臣主泰。而父子主和。公西華父子。所謂朋友處者也。然章甫束帶。趨廟立朝之重典。孔子不他與。而與公西華氏。曾子之養親也。如事嚴主。烈君。然援木擊之。有頃始蘇。子聞之。愀然不樂曰。參平來。勿內也。由此觀之。人子豈必拘檢束縮之爲孝也哉。嘗讀文弱之記曰。山水之奇。以曲而生。直而散。余謂孩提之樂。以直而生。曲而散。彼其乾啼濕哭。饑嗔飽喜。此真性情也。縛筍以爲輿。執芟以爲蓋。文襁錦

禮。呵噉而前導之曰官。且至此真功名也。老人坐繩床。子孫擘棗捧饈。擁項而進之。口不及受。噴而流涎。嗒嗒歌舞以爲樂。此真禮樂也。後世出就外傳。而孝始文。入就仕途。而孝始曲。跣上堂。跪斟羹。三時百拜。而奏酒食。意非不善。禮非不莊也。然而君子有不貴焉者。謂其非真也。今天下真有家庭之樂者。無如武陵楊氏父子。祖孫豈特如朋友。且嬉嬉如真嬰兒矣。太公與龍君御先生善。君御傾天下知名之士。客至太公亦爲具主禮。近得陳氏廢圃。行且結茆編竹。如籬落村墟。文弱治一舟。奉太公漁釣其中。而侍御公又以使竣。還里門。進無隱忠。退無隱恨。所談非經世。則出世。所樂非好山好水。則異人異書。趨操若一心。雍睦類三代。不知疇爲父。而疇爲子也。疇爲祖。而疇爲孫也。疇爲貴。而疇爲賤。疇爲老。而疇爲少也。則太和吉祥之至也。此非得之太公也。取漿而作。弄雛而啼。蓋楚人老萊氏之故態也。亦非得之老萊氏也。黃髮垂髻。怡然自樂。蓋武陵桃源之遺俗也。亦非得之桃源也。孝弟之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孔孟

鄒魯之家法也。而又何疑于楊氏之父子祖孫請以此為太公壽。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五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六

八而為燕示四十而為雲間陳繼儒著

壽敘

壽元輔少師瑤翁申公八十敘

甲寅秋吳門少師申公壽八十大學士葉公具題與

歸德沈公並請。上即俞旨下璽書。特使馳問公於

家。蓋自升儲及上慈聖徽號。與今而三矣。吳中楊去

奢葛震甫諸君子。屬不佞儒一言以佐觴。余惟公七

十時。朝野薦詞于公者。幾無所容祝。儒何能更加於

縉紳先生而竊以救世玩世出世之說請爲公奏之。當江陵秉軸。操上急操下嚴。自公稽首歸政。而君始君相始相。六曹始還爲六曹。九鎮始還爲九鎮。河不主異議。而淮黃之安流如故。邊不主挑釁。而虜王之堅款約如故。金不采稅。不權中使。不橫出。而山市寧。救如故。儲事有累揭。而不顯諍。而官府父子兄弟之。聞其吉祥如故。此公之所爲出而救世者也。公二十有八。而爲狀元。四十有四。而拜相。五十有七。而辭中書政事堂。安享林下者。又二十四年所矣。曩時或者滿賜宴如天神。或賜答。御書如朋友。或面承。召對于。毓德宮。出示。東宮諸王子。如家人骨肉。而公則避寵若驚。受之而不加盈也。晚年閱世。彌久。感慨彌多。屈指辛卯後之宰相。壬戌後之狀元。且不知誰薨。誰枯。誰修。誰短。而况區區穴中之格鬪。爨下之諍言。曾何足以辱公之一呖哉。卽受之而不加損也。此公之所爲退而玩世者也。大抵江陵之局。一變而爲名法家。故救世者莫若以寬和。近年之局。再變而爲縱橫家。故玩世者莫若以談笑。夫以談笑爲玩世。

如大人長者。而當嬰兒。則與之爲嬰兒而已。若此者。豈特可至長生。雖謂公得道可也。近有人自洛中來。言歸德大學士沈公。年甚老。甚健。而事亦甚奇。家有五愚公社。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掘苗。并公而五。皆圖畫壁間。有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爲樂。此尤玩世之雄者。而公特不如此之不恭耳。舍歸德而外。則有雲棲老八。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及今皆八十。而增減之味。俱已覺矣。則公之轉救世。而爲玩世。轉玩世。而爲出世。豈肯落裴公休趙公抃。兩相國後哉。申公曰。善甚矣。子之老而進。吾以道也。爲輟然。酌酒三酌。康爵而退。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敘

住者滬海先生七十時不佞嘗操文以佐觴。大約謂先生鄉行類陳太丘。不通書京師類唐介。不奏記政府類劉元城。先生笑而領之。而今壬戌又稱八十矣。禮稱耄耋于君。一坐再至。杖于朝。不俟畢。先生笑曰。老臣久私丘壑。絕春明之夢。廿年所矣。請辭。禮養老月有存。有常珍。先生笑曰。不腆秫田故在。請辭。禮鄉飲酒五豆。先生笑曰。僕老猶善飯。無以賓筵嚴我。無以哽咽祝我。請辭。退而召故人子侄。張燈梅花香雪。

中飛絲奏肉。觴詠甚樂也。客覘而駭之曰。先生殆古  
之至剛人也。寶刀易缺。長劍易折。垂八十而光芒不  
衰。將無齒剛舌柔之旨非歟。余曰。先生唯至剛故至  
此。當其爲諸生孝廉時。慨然以天下名教爲己任。有  
俠骨而無柔情。有冷面而無脂態。有清議而無綺語。  
卮詞旣入仕版。自尚書郎以及冏卿。自兩畿兩河以  
及三楚。其執法甚堅。砥行甚峻。權要撼之不爲動。名  
宿招之不爲應。私謁削跡。公啓削名。里有闕于墻。狃  
于闈。居間于公庭。漁獵于鄉曲者。見先生車輒引去。  
聞警咳吐涕聲。搖手障面而避之。雖不便者。譽誹參  
半。而一二貝錦之言。終不勝田庚褐父之口。曰。陳先  
生至剛人也。假令撤城府摧壁壘。事不論曲直是非。  
品不論智愚賢不肖。唯唯諾諾。如不鳴之蟬。無口之  
瓢。以此博醇謹長者聲。似亦甚易。而先生故羞而不  
忍爲也。和同不已。必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必流而  
爲鄙夫。大丈夫七尺未捐。三寸舌。六寸管尚在。何憂  
何疑。而輕擲百年之景光。盼世人須臾之顰笑。何慙  
何懼。而盡更老成之故轍。學少年諧媚之步趨。落落

無徒堂堂獨露如壯士之不借他力獅子之不求伴侶非特大人相抑亦壽者相也則先生是已若老氏齒剛舌柔之說此可以教中人而不可以動豪傑筆柔而敗硯剛而存藤蘿柔而善綠萎于霜雪松柏剛而似傲挺于歲寒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又何疑于陳先生

壽封修撰見峯張先生八十敘

太史君一以辛丑 廷擢第一人是年 太子寇婚

禮成上 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峯先

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 朝假休沐

歸上觴遠近束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

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

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

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峯先生獨

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

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峯泖。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日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樸素。門庭蕭閒。閭吏無過書。公府無溷牘。逍遙文史。山澤鬪。丹靚碧瞳。疾步健嗽。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山游。言貌愿朴。視寒峻無以異。詢其人。人則約歛。檢括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狷潔。弘雅精嚴。惟恐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太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壻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

蘭文信國之忠義。吾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賓。核掌故。隱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遡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于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茅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已官秘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餘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敘

乙丑 皇太子誕生。太史玉橫孔公奉詔書頒示

江南江右。還壽太公於里居。出而伏節。入而介觴。鳴

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比時邦君具牛酒。

鄉紳具羔鴈。父老子弟。芟除酒掃。逆之境。宗長聚族

逆之郊。有洞庭孔介孺者。太公族也。走請陳子。請屬

祝詞。往介孺客蕪湖。遇長公泰華。授經曾氏。按譜相

質。同出曲阜。端友公喬。端友生三子。長居衢州。次居

句容。三居洞庭。自是泰華介孺。敘年爲昆弟行。太公

往來京師數向蕪湖訪介孺。而次公則魚服雀舫直  
覓介孺於洞庭山中。遊四日乃歸。其敦族最爲篤摯。  
每爲余言。太公廩廩有道君子也。孝友博聞有行義。  
取予不苟。以明經官蜀中。隣水簿。清節著聞。三年拂  
衣去。去之日。棧車羸馬。素裝蕭條。邑人嘆贊不容口。  
曰。丞簿匍伏大吏階下。往往類寒蟬凍蠅。而孔公此  
行。如青鴻黃鵠。翔於霄漢。豈可羈紲哉。願伐石建祠。  
俎豆公於永永。而太公則透蛇。謝曰。吾非耻折腰小  
兒。第我家五男兒。頗出杜少陵陶柴桑上。又何戀區  
區五斗爲也。未幾長公泰華。次公玉橫。先後讀中秘  
書。青城靜父皆食餼。才名互相甲乙。武庫經笥。家駒  
國寶。哀然萃于一門。而太公又以 覃恩鉅典。封如  
次公太史官。得

天子制詞甚美。仕兼吏隱。祠有豐碑。清畏人知。家無  
擔石。真言言實錄也。太公居恒課子。文章欲其根本  
六經。德業望其師模三代。蠕言螻動。俱無愧于孔氏  
之家法。而後卽安。今次公簪筆經幃。衡文場室。啓沃  
皆第一法言。甄拔皆第一名雋。高山大川之局量。金

鼎玉鉉之聲華業已揭日月而懸人間矣。有如操大  
 柄。決大事。收攝人心。休養物力。以清靜和平之福。還  
 之朝野。以康寧仁壽之福。分之太公。謹四知。提百忍。  
 聚太上之三立。演謙卦之六爻。止沸止囂。去羨去泰。  
 卽春秋八十。猶彭篋之小年也。昔蘓老泉與子瞻子  
 由。同入京師。歐文忠韓魏公。奏其文於朝。僅除著書  
 郎。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而止。孔氏二史不減兩蘓。而  
 太公笑擲雞肋。食報鳳毛。朱黻方來。黃髮未艾。視老  
 泉先生。所得不更饒乎。老泉蘓氏族譜。雄健俊偉。光  
 輝明白。讀者喜其本本原原。有孔子孝友爲政之遺  
 意。今太公邂逅笑談。忽得洞庭句容二派。合爲南宗  
 凡與介孺驩暱無間者二十餘年。其猶蘓氏行古之  
 道也。隋唐之朝。譜局隸于翰林宰相。皆帶知譜事。况  
 孔氏以聖裔而居帝鄉。比之舊閥名家。其關繫猶重  
 百倍。自今以始。葛庇根。葵衛足。太公百歲之年。皆介  
 孺一家鳩族之賜也。寧容無片言以獻。故徵陳子文  
 授之祝史。以脩人日春酒之觴。



壽雲從范先生八十敘

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巡狩四方。諸侯待于境。帝先見百歲翁。次九十。次八十。東行西行。弗敢過。欲言政。帝就之。三代以下。此典不再舉。僅見於漢之老更。而後則寥寥矣。我朝惟鄉飲禮差近古。然名實不稱。有識耻之。是故甲姓巨閥。當耄耋之年。不敢聞之薦紳長吏。而徵詞山澤之癯。如雲從先生是也。先生范文正忠宣裔也。濯行績文。介儀矩步。里落化之。遠近高才生。多廩廩執北面禮。先生擊蒙

發部。舌佃以事二親。餘廩六姻三黨。父事兄。母事嫂。子視諸從。侄極有恩。孝弟章聞。學使者旌其閭。爲風教勸。久之。用明經高第。令慶雲。通敏廉潔。著有民譽。會仲子異羽。負冰鏡之望。拜天官郎。先生遂拂衣歸。歸而遇。覃恩受子封。笥衣冠藏之。于郡邑庭不數數也。郡邑虛左大賓。迎先生。一再應謝不往。日挈諸故人鹿車魚刀。逍遙山壑水涯之旁。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有談市朝者。移他語置之。或呼棋楸聲亂之。暇則爲子孫衮衮談說經史。與朝家二百餘年掌故。

齒及忠孝節義。捋鬚拊膺。慨然若撫其會。晚窮性命之學。宴坐凝神。聲跡俱闕。俯而讀。仰而思。神明湛如也。人見先生去官早。擬以九十日之淵明。六百石之曼容。而余謂未足盡先生。大約類文正忠宣父子耳。夫文正捐田贍族。捐宅建學。忠宣捐俸以廣義庄。而先生寒賜襦。飢賜粟。市藥掩骼。垂老無倦容。其利濟同也。文正文章本於六經。忠宣以作者自命。禁林典冊及當代金石碑版之文。皆出其手。今先生嫻經術。工詩賦。而異羽言語妙天下。藝苑推爲代興。其文學

同也。文正與孫明復、張橫渠、胡安定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鄉飲酒禮。先生弟子二百餘，皆知名。孝秀爲引經敘史，幾至嘔心，而又延閭師里老講讀。高皇帝律令於鄉，其整訓邦族同也。文正忠宣剖斷國是好銓別邪正賢不肖，今先生汲引後學，異羽倦倦以搜揚賢士大夫爲已任，其雅意人才同也。文正忤夷簡去，忠宣忤安石章惇去，先生性剛嫉惡，謝慶雲令異羽抗時自劾，謝吏部郎，其急流勇退又同也。夫家常細小，父子猶有同心，若去官而子謀之父，父

謀之子，稍非大賢，必且拂然于鼻息，喉嚨之間，柄鑿而不相入，如先生是父是子，解弢掣鞬，不爲功名富貴所籠絡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先生春秋八十，勇噉翔步，其氣不少衰，頃天子詹吉視太學，推擇海內篤行者，惟先生足當三老五更之選，而異羽詔起尚璽丞，將車執杖從焉。有如天子設漿執醕，僕而問政，其將理何語置對？忠宣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

也。此語與今日時事頗相類。先生有意乎。請以爲  
聖朝獻老乞言之助。

壽特進元老鳳林杜大將軍八十敘

今國家九大鎮。無若榆林之士馬。號稱精強。其起家  
世弁。臨壇授鉞。兄弟父子相繼爲元戎。無若杜氏三  
傑。而杜氏之功名壽考。又無若今特進鳳林公。公以  
天啓改元之歲。稱八十元老矣。時當壽辰。羔雁牛酒  
輻輳戟門之外。自朱襖青衿。黃童白叟。以及兜牟介  
士。解辮胡兒。左執綬。右執綬。前祝嘏。後祝鯁。笳鼓沸  
天。歌舞動地。大將軍日章率兒弘域。序立拜跪。進百  
年之觴。猗與盛哉。公十七從軍。以旅帥分屯城。募勇

選銳數與虜格數有功。功狀載在幕府。初賜節延綏。鎮將書告急。公斬明安。走莊禿賴。得虜首四百五十。甲仗無筭。再鎮寧夏。松山酋賓兔台吉糾宰着等。蹂躪甘肅。公授策諸將。斬級百二十有奇。賓兔歿。妻比吉伏賀蘭山後。公遣子日章爲先鋒。至黃草灘。百餘里。三戰三捷。比吉迎戰敗走。又斬級九百七十。駝馬千馱。已宰着聚兵武塞外。公先發直薄虜營。轉戰數十里。斬其酋三人。虜一百二十余。諸虜自是叩關乞款。不敢渝香火盟。亦不敢轡一矢窺西鎮。望見麾蓋。

輒咋指相戒曰。杜家軍來。宵遁矣。公前後賜朱提累千。重錦累百。進階一級。誥封三代。子日章。十三拜指揮使。稍長。經百戰。神武赫然。拒吉能之。請封。降猛可什力之部落。其威名潔操。幾與公兄弟鼎足。公告老子七十前。而日章解印于四十後。自古大將功成名遂。身退如杜家父子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邁也。昔馬援六十二。請征五谿。披甲上馬。據鞍顧盼。雄則雄矣。及進壺頭。則穿岸以避暑毒。曳足以觀賊勢。左右哀之。莫不爲之流涕。沈慶之。自五校登三事。讓還官

舍日與子孫中表。校獵田園中。樂則樂矣。竟以盡言。仰藥而吻。此兩人最爲千古恨端。何如公以忠孝爲。商茅以神仙爲退步。飲噉如飄風。叱咤如轟雷。轉盼如巖下電。披鎧躡蹻。舞劔鬪槩。矯矯如十五鉄小兒。今螻蟻不欲出耳。有如邊陲蠢動。冲主下尺一求。宿將于臥彪蹲虎間。日章如曹瑋之代曹彬。講邊備。鬼人材決不出父下。公如趙充國。賜安車駟馬就第。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是父是子。自應王侯寧詎紆紫橫玉而已哉。公聞之嘆曰。吾嘗念松弟忠。竟泫泫涕不休。旣而沃酒酌之。大丈夫當如此矣。今父子歸隱我家。華山非爾家。希夷先生熟睡。避詔之所乎。陳子騶騾西來。吾勅見迎于蓮花峯下。共爲長生不老事。若斗大通侯印。則請付之弘域等。老翁炊黍之夢。栩栩覺矣。日章曰善。請進康爵者三。而後遣百隊紫綃。奏太霞真人之曲。

壽顧恭人五十敘

往已未仲春廿五日。余嘗修祝者。詞于罔卿申公。公當杖鄉之年。神審甚旺。南臯鄒先生薦公。起補故銜。今歲癸亥。始轉南太常。顧恭人稱五十矣。公迎之南來。意欲謝里中羔鴈牛酒。而楊季蘅則謀之陳子。請以清言代筐篚可乎。子盍為我操文以佐觴。今吳中稱高門大閥。無若相國申舉江表衣冠之族。莫敢鴈行。玄渚公擇繼。獨推梁谿顧先生。名德方正。其女夙有令聞。納璧于歸。屏去一切時世粧。持以嚴重。上下

宜馬雞鳴候相公黃夫人于寢門。問安上食。如故嫺習者。黃夫人奇愛之。曰。吾娶婦得女。司理徐孺人莊事之。曰。吾得女兄。姬勝而下。解襦推哺。心德不去口。曰。我得母。又得女尊師。當文定拜相時。太常公避事。稽收物望。夾袋羣賢。推轂衆正。外不告朋友。內不謀之。恭人恭人。第謹操內。秉客至。具餼醴。歲飢發庾廩。遠近以緩急。告施金錢。太常爲文定襄大事。建特祠。徵文于四方。上衮巨儒。恭人拮据佐之。罄囊掃橐。無所惜。撫前夫人一女。甚有恩。程督六丈夫子。才名赫

然。略不假以辭色。嘗曰。男有志。女無態。此皆吉祥善事。福亦隨之。約束童婢。不翔視。不比肩。絮言不及于帷墻。惡聲不加于犬馬。閨門之內。肅肅雍雍。非積習兩家名教。曷臻此乎。余嘗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曰。有孚威如。夫世家婦無事他奇。惟一重。足以御百輕。近世明粧炫服。好爲艷。流盼蝶語。好爲佻。寶馬畫船。好爲名山大堤之冶遊。始則識者嘆。繼則笑。又甚則里婦習爲故常。慕而効之。而勢不可復返矣。有如得顧恭人者。閑以嗃嗃。孚以威如。豈惟



颺相公丹青之譽。贊太常清白之風。即使女子有行。聞之且愧且悚。惟恐顧恭人知。三吳風尚。豈不凜凜。朝典哉。國有重臣。而國是定。家有重婦。而家範端。余之有感。而爲顧恭人壽也。旣爲吳中慶。更爲季蘅姻。姪慶故。授言于祝史。奏之以俟。劉中壘者。採而傳焉。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敘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叅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秉。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睽。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夫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懔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竈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閱墻狴帷。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

袁孺人本出名家。雅著令聞。當大叅司寇。倚辦于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畫。無所不精。詞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輦笑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雞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叅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紈照綺。右綺照紈。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日門未闔乎。雞鶩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秭乎。燿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

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鄰嫗至。則曰。漚麻乎。而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檢括臧獲。則曰。無鬪乎。無羣飲。徒手博乎。無闌戶外玷主人翁乎。無雌孺不事。飽臥爨下乎。大叅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鬪于市。號于門。譁於同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嘿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浦江鄭氏。其他非漢嫂。夏羹。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雁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

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閨範于永永百歲腸未  
可量矣士訓昆季驟然曰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  
而觀焉

壽武塘錢母陸太君七十敘

武塘錢母陸太君庚申登七表次公康侯守大名不  
獲御母歸府舍盼盼瞻雲陟岵間長公抑之持節擁  
傳過家休澣奉卮酒上壽邦君列羔雁父老具牛酒  
賁相望于其廬太君搖手曰吾家真素不得使里閭  
怪人薰灼抑之謹受教而通家如不佞輩誼不能無  
一言往抑之與諸兄弟讀書樵李南湖包園中湖去  
城遠不復聞城頭搗鼓率候雞鳴及膏盡爲節甚或  
過之文成奏予予謬爲塗乙間談經史以及掌故稗

官家言彼此反覆送難。無諱無猜。似猶有古道存焉者。余過抑之忠所翁。率康侯出蕭堂中。太君飴以上客之食。已康侯先得雋。抑之蹭蹬公車。每訪余。臨饋而嘆曰。我母出靜池陸氏。陸氏門壻官給諫吏部。獨先君困諸生。未通顯。先君已矣。如吾母乎。意蓋欲博一第以報太君也。乙卯舉賢書。丙辰賜狀元及第。太君聞之。且喜且怖。勅門者無入質。無問便利田宅。無張質庫。無收聚舍人兒。無炫時世粧。晨起部署諸力作。晚視爨下薪。戶下牝。而後卽安。居恒食筭器。衣大布衣而已。客歲抑之歸。閉門百餘日。始入郡報謁郡縣。及先生長者。不納餼牽。不置酒高會。不通門人北面刺。焚香堅坐。日討先朝之故實而讀之。自宮府以及諸曹。自三韓以西。六詔以北。歷歷往來于胸中。而挑之講學。談兵與夫朝野向背之局。皆嘿然不應。金馬乎。木雞乎。吾不得而倪之矣。古來不愧科名者。代不數人。皆執玉捧盈。自重檢點。而人亦以重臣期之。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緩急之用。後世歲入輕交游。輕筆舌。輕于是羣喙嗶嗶。衆目睽睽矣。抑之以

一淡蕩滌百羶。以一靜彈壓百動。而康侯又能醇謹  
潔廉以濟之。諸孫襁抱者解盼笑。綰髮者解伊吾。勝  
寇者嫺文章。而不闌戶外十步事。門庭蕭肅清風穆  
如。太君雖以二子貴。猶然七十前寒書生母耳。昔陶  
母截髮挫薦。使侃享客。以交勝已者。秦仲瑛白母請  
客。既至無勝友。毋怒責之。是二母余尚以爲多事。蓋  
此可行于聲名未立之小兒。而不必行于科名竝盛  
之兄弟。澹泊寧靜。諸葛武侯相業之所繇出也。合成  
都八百桑而外。寧有餘粟餘帛。舍司馬德操龐德公  
而外。寧有異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羹玄酒。惟淡  
故不厭。天地惟靜故不朽。錢氏子母其知道乎。卽巨  
儒經世。列仙住世。不出此矣。吾聞其宗明吾先生者。  
得道君子也。太君試以不佞之言質之。

壽宋毋沈太夫人七十敘

吾鄉屈指闕閱。則蕭塘宋氏稱名家。其家以科第顯者。若絕若續。而獨其子孫皆讀書務理道。孝弟力田。循循然有法度。無一切鮮怒務外之色。蓋庶幾先民之程哉。余與賓之明之遊。因得習于謙之坦之兩兄弟。每相對未嘗不商畧騷雅。土室藜羹。竹牕夜雨。怡怡如也。太夫人徙而鄉。則謙之坦之爲政。太夫人徙而城。則賓之明之爲政。諸兄弟遞相過從。視七箸。候寢興。以爲常。而又時時跪而謝無狀。太夫人則撫慰

之日。見不憶我與汝言。避倭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我與汝言。汝父不幸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汝觀汝益方十歲。汝晉汝履。啼襁中時乎。曰。故知之。嗟乎。吾曩時。褐視錦。葷視肉。刻視日。日視歲也。今吾有婦。且有孫。衣重襲。而食重筮。貴不人前。行不人後。吾真有吾子矣。無所事祝矣。余嘗笑俗學之陋者。往往欲博一第。以為親榮。夫必鳴玉曳綺。而稱人子。則曾閔不稱孝。而茅容尹焞。非人耶。且世之科第尊顯者。衆矣。啣命千里。山霧江湍。親老不獲從。而甚則倚廬陟屺。

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之于賓客。笑語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以此視賓之太夫人。果孰得而孰失也。余與賓之諸兄弟。食貧同。兩家之老而安貧亦同。家大人七十時。諸君為卮酒上壽。而余留滯鴛湖之濱。無能為太夫人役。而敬獻其一言如此。非特寬太夫人。且以自寬也。宋氏名家多有道者。請以是言質之。

大人十十劫。請君爲司。而壽而余留。壽之實。余與實之請。只弟食貧同。兩家之去。而安貧亦同。案。盡香豈少。婚以地。願實之。太夫人果。據爵而。據夫也。間而于。短彩。武宜。嬋垂。正。輝十。輝出。而。新。樂人。而。室。目。讓。心。林。然。不。如。心。靈。之。干。實。容。笑。晴。輝。尚。華。敬。之。

壽董宗伯元配龔夫人七十敘

任者董宗伯杖國之年。凡里俗羔雁牛酒。逆屏不敢前。卽家居集。寇盜懸鐘鼓。僇僇歌舞。以上百歲。觴。俯之寂如也。夫人少於公兩歲。今丙寅小春朔。七十矣。謝祝復如前。太守曰。古長吏崇重風化。表女宗。號母師。又如漢中太守。執子禮于杜泰姬。皆載在史冊。今率諸大夫詣門而祝董夫人。抑猶行古之道也。夫人出海。龔氏其族有臺省兩兄弟。稜稜以風節著聞。夫人旣歸。公手續以供兩尊人中饋。肅給客至。具茗。



串而已。不聞庖廚聲。公試蹶則下機。慰勞亦不聞有幾微愁嘆聲。一盞粟。三浣衣。若將終身焉而已。其後神考拔公中秘。光廟擢公講帷。今皇帝追念甘盤。歷登禁近。夫人邀綸告之譽。非一累茵列鼎。象服魚軒。而居恒素風素德。一似諸生婦時。不誨妬。不冶游。不通門外瑱環之間。撫視諸娣。勝如女教。誠諸子孫。如察吏嚴師。稍長婚娶。成名後。亦不復數數也。初公在北時。廷議欲推少宰。公堅辭。擬北大宗伯。又堅辭。未幾請南。遂上引年之疏。溫旨敦留。賜傳

還里。夫人笑曰。公少無宦情。老無媚骨。鳴犢見殞。倦鳥先還。知幾其神乎。客以枚卜挑公者。公曰。無多言。恐夫人聞之。笑而齒冷。昔楚莊王聘北郭先生爲相。先生曰。臣有箕箒婦。請入謀之。其婦曰。君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山濤謂婦。韓曰。忍饑寒。當作三公。夫曰。微有怖心焉。曰。忍。微有市心焉。今夫人尋常疏練習而安之。但願公却熱地。避爭門。急以得歸爲幸。不以得宰相爲憂。其賢于古人遠矣。倘夫人凝滯不化。鼻息呶然。或對案不食。或蒙

被竊嘆公能急流勇退如此快人意否。自公出都門以來未及兩匝歲。揆席之地露齷戟手。幾闕爲戰場。譴者譴歸者歸。黃金相印顛倒予奪如反覆。手達人。大觀直不得邯鄲枕上一笑。公未老而引年先之。槐宮之夢先覺。蔗鄉之味方甘。極人間全福晚福。悉萃於夫人一門。視宰相果孰多也。即使公坐政事堂。衣袞圍玉。押數道黃昏文書。豈若著作翰墨。流傳於六宮四裔。象譯雞林。皆知有董宗伯哉。宗伯之筆頓令枯者榮。短者修。士大夫每有家慶。數千里輿金輦璧。恨不能乞其片言隻字。以爲家世光。以爲子孫重。余則烏能壽夫人。夫人附宗伯而傳真壽矣。真壽矣。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敘

往吾鄉有二偉人。曰大范小范。大范方額豐頰。目纖  
腫炯。議論多準繩。確然若不可拔。小范剛勁孤硬。少  
緣飾。口吻衮衮。有面詈而無腹藏。兩先生就有司試。  
其名遞相甲乙。出行衢市上。里中兒及貴人長者。皆  
引車避之。曰。此萃亭二蘇也。而兩先生亦落落意不  
可一世。瞠目掀髯。如鸞雀摩騰。龍象躡踏。至今父老  
見少年負氣者。曰。爾才亦大小范耶。小范者。爲叔子  
先生。大范者。爲訥齋先生。叔子老著書自豪。訥齋先

生以鄉進士刺萬安捐賓客久矣。其子若孫皆斌斌有文行。則先生配馮宜人教之也。先生少貧。雄于才。度可唾拾一第。不喜齷齪治生產。而性又好客。客至不聽出。談笑達牆壁間。而宜人歛氣應之。未嘗以釜憂壘耻告也。先生屢上公車。罷免歸。宜人爲緩拂纓。上塵慰勉數四。未嘗不下機迎也。既登賢書。賀者傾妯娒。未嘗以秦色見也。從先生于官。渡嶺截海。亦未嘗以怖色見也。經紀萬安之後事。口血幾盡。匍匐萬里。以素車歸。未嘗以名香珠璣點廉吏裝也。歸而卜

宅卜坎。有子杜門。有孫遶膝。且嫻于文章。行就婚矣。宜人日從大士龕。布衣蔬食。優游以恬其天年。其歲月豈可量哉。江東之俗。家汰人侈。而三吳尤甚。高髻纖絺。明妝炫服。此不起于寒畯。而起于世家。世家轉相競效。又不起于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宜人之慈儉莊敬。老而不衰。凜然自成。范氏家法。其堤坊陰教不淺。度必有善人君子以食宜人。不盡之報者。其在伯昕父子耶。是文苑中。世世有大小范也。宜人請爲靦然而進。

一觴何如。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敘

余嘗嘆世俗之壽其親者。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王公大人之文。高懸座隅。繡纈滿眼。讀之非倩筆。則借銜。於女史何當哉。新安夏氏有丈夫子六人。乞言壽母。不他屬而屬當代知名長者。以佐觴。六十徵之弱侯。焦公。本寧李公。七十徵之嘉賓湯公。其文精核皆可傳。至是則以八十文屬陳子。而陳子愧非其人也。孺人出金氏。光祿翁長女。少有德音。十六歸慕筠夏公。公父曰筠庄。母曰蘇王。母曰程。皆篤老有壽種。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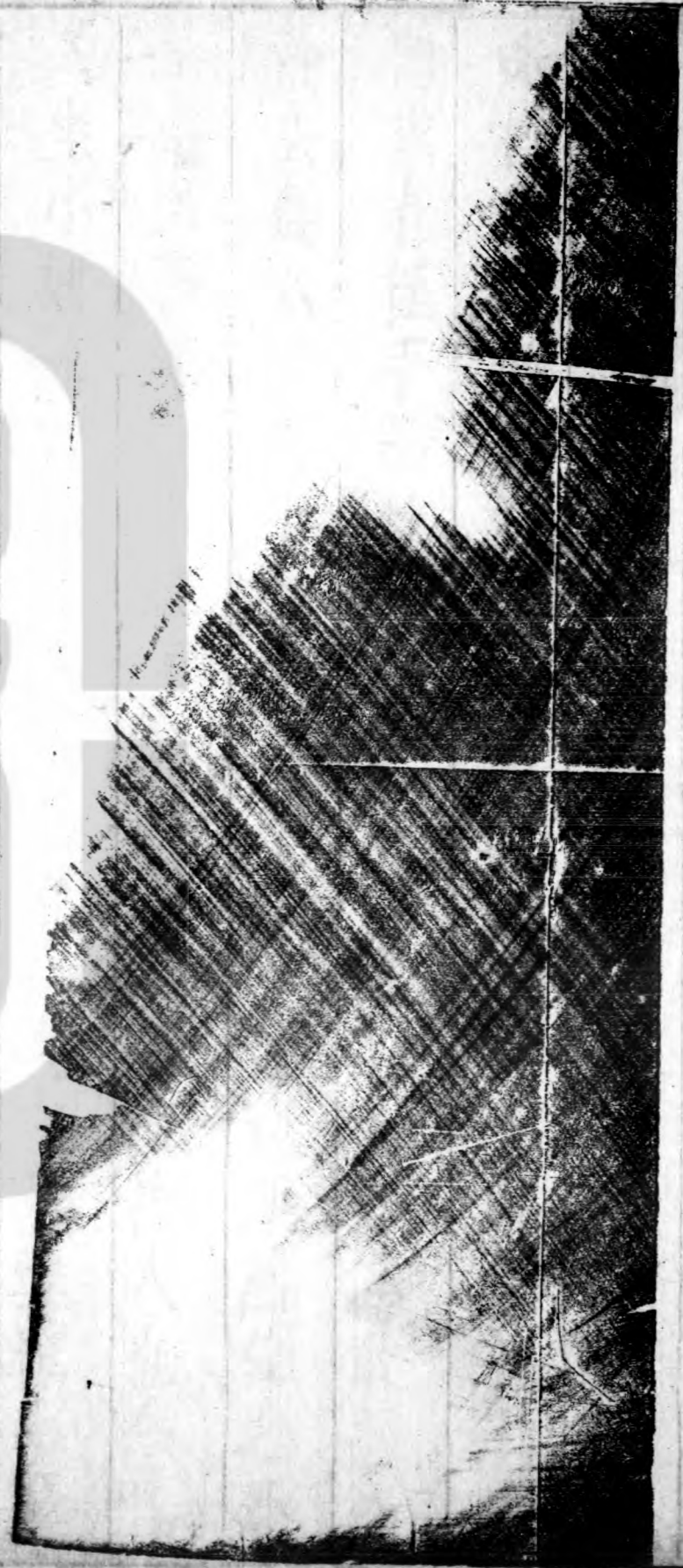
婉婉事之。儲甘毳上食。雅得其驩心。筠庄翁客燕齊。病歸。夫婦搗聲察色。未嘗頃刻離藥裏間。既疾革。二姑執手相向啼。孺人率諸兒嬰戲其旁。或佯取古今事更相質難。得解而後已。小不懌。孺人倚戶牖。負霜雪。非命去不去也。扶掖病姑。躬爲哺糜。不委左右手。巫醫紛若。寢食廢者經旬。筠庄翁有女弟未嬪。孺人出嫁時奩厚遺之。已孀居。藐孤在抱。爲護持其母子。以節孝聞。程姑弟瞽且貧。孺人衣食之三十載。并葬其不舉之喪。生死皆無憾。其他爲某子娶婦。爲某女

贖兒。皆出孺人裝。而且逡巡遜讓曰。此行吾先公與兩姑意也。初慕筠公少孤。宗人詈其貲無稱息。客有挑爨者。孺人勸曰。尊卑分也。羸縮命也。請以勤儉補之可乎。于是掃私橐付公。而身則早興晚臥。浣衣蔬食。爲童婢先操機杼。課樹畜其積。遂與素封等。孺人乃詔六子而教之。半受鄒魯書。半受卓鄭書。吾老矣。請受竺軋古先生之書。邑大夫以學宮委者。從臾慕筠公樂趨之。不難。籩金相助也。孺人年已八旬。敏步健。噉猶彷彿六七十時。子孫相習爲肅雍醇謹。世守

百忍之訓家傳萬石之風和致祥仁者壽吾于孺人  
決之矣夫婦好汰則明粧炫服近於無章好織則數  
米擲薪近於無禮無禮無章何暇好行其德猝有叩  
門求者搥手瞪目而謝之至使人含赧噤不敢發聲  
而去孺人豐嗇中程施與中緩急懿親疎屬倚之外  
府者若而年孺人雖不作佛故自佛地位人也今日  
又坐小樓經聲徹之夜馴至百歲度六子雪髯半垂  
曾玄五十餘亭亭如珠林玉笋孺人悉攝之白毫大  
光明中此與老瞿曇十大弟子五百人俱何異豈必  
引南陔白華之詠西池黃竹之歌乃稱壽哉請以秦  
孺人并質之本寧嘉賓兩長者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六終

日本武生縣香堂小品卷之十六



蘇人共習之 本軍高官兩員

其請烈已華之精。西以黃竹之細。八所請結請以表

印





